

歷史小說

上海
務印書館發行

定價
八角

洋裝
一冊

通俗新尺牘

- 就現今事實社會禮俗分十二類撰擬六百餘通文字以通俗為主，然質而不俚，便於摹倣，亦可為初高兩等小學生書信範本計其特色有七：
- 一、以人為綱，以事為目。
 - 二、適合社會心理灌輸國民常識。
 - 三、淺顯明切，易於解釋。
 - 四、每函均敍事實，不作套詞泛語。
 - 五、每題分撰數篇，以類相從，措詞各異，男女應用，均極便利。
 - 六、於學界商界及一般社會通用者，分別詞意，各加符號，以便檢查。
 - 七、精印小本，一厚冊，并附郵政寄費表及郵匯銀錢各種重要章程，以供旅行攜帶之用。
- 尺牘不能通俗，即難適用。此編為初高兩等小學生書信範本，計其特色有七：
- 一、以人為綱，以事為目。
 - 二、適合社會心理灌輸國民常識。
 - 三、淺顯明切，易於解釋。
 - 四、每函均敍事實，不作套詞泛語。
 - 五、每題分撰數篇，以類相從，措詞各異，男女應用，均極便利。
 - 六、於學界商界及一般社會通用者，分別詞意，各加符號，以便檢查。
 - 七、精印小本，一厚冊，并附郵政寄費表及郵匯銀錢各種重要章程，以供旅行攜帶之用。

正訂 新撰普通尺牘

附詳解一冊 五角

是編分類二十有八。凡四百十有六函稿，皆切合時用，擬事周詳，聯詞精當，不拘一格，各得其宜。

正訂 新撰商業尺牘

二冊 三角

是書文字平易雅潔，無艱深陋俗之弊。備載貿易情形，切合時用，將使商界中人，於肄習尺牘之餘，並能通曉商情。

正訂 新撰學生尺牘

三冊 二角五分

是書分二十類，或敷陳事實，或研究學問，皆用學生口吻，一致一復用意遣詞，皆兩兩針鋒相對。附書札款式數則，凡擡頭稱謂，封套格式，均詳細說明。

正訂 新撰女子尺牘

二冊 二角五分

現在女學大興，尺牘之用漸繁。此書就家庭親長學友三門擬為書函，一百六十餘首，文字力求淺顯，詞意不失女子身分，並附書信款式，以示模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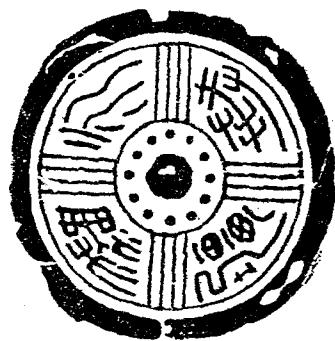
序

北京

國書曲譜乃

作者之傳刺客。非傳刺客也。狀拿破倫之驕也。吾譯恨綺愁羅記。亦寫魯意十四蹇态專橫之狀。較諸明之武宗世宗爲烈。茲傳之。敍拿破倫之驕也。更甚至面樞近大臣。及疆場師武而宣淫焉。而其所言所行。又皆拿破倫本紀所弗載。或且遺事傳聞人口。作者摭拾成爲專書。用以播拿破倫之穢迹。未可知也。顧英人之不直於拿破倫。因其身死其人。仍以爲未足。且於其身後。掣舉毛細。譏嘲播弄。用快其意。平心而論。拿破倫之喜功。蔑視與國。怨毒入人。亦深。固有是舉。惟其大業之猝成。戰功之奇偉。合歐亞英雄。實無出其右。文人雖肆其雌黃之口。竟不能令之弗傳。然則此書之譯。不幾贅耶。曰。非贅。漢武亦一時雄主。而私家之紀載。亦有與本紀異同者。此書殆爲拿破倫之外。傳其以聾刺客名篇。蓋恐質言拿破倫遺事。無以鑒觀者之目。標目聾客。則微覺刺眼。譯者亦不能不自承爲狡猾也。一笑。

光緒三十四年花朝畏廬居士林紓敍於京師春覺齋



鬚刺客傳

英國科南達利著

閩縣林紓全譯
仁和魏易全譯

第一章

魯意特拉瓦耳曰。余舅氏所寄余書。余已讀之數徧。幾能成誦矣。今日舟中復出舅氏之書讀之。乃同新觀。書由法國寄至英倫。經忒郡阿什福德村格里曼逆旅。卽余今所寄者。居停主人威廉。在英法之間。爲漏私事。此書卽由威廉寄余。書曰。吾親愛之外甥魯意知之。爾父捐館。吾甥已爲孤露之人。若父與若舅之微嫌。當可冰釋。方民變時。若父黨王。余則淪於民黨。及民黨勢盛。若父不能自容。遂出奔於外。於是若父所享之格魯斯堡。遂入吾手。余亦知此節。吾甥之心。必未能忘其祖父之先業。惟爾業歸我褒納克氏。尙非外人。產固在也。爾母之兄。旣爲堡主。汝倘歸來。則阿舅決不能驅汝於外。且尙有一事。汝當知我屬心民黨。正以時局日變。非我一人所能挽。

回拿破命之雄力。匪人能搖。第事既至此。余亦但能屈居其下。諺云。人處狼羣。當效狼嗥。余今處其肘下。行事頗愴其心。故恩禮亦頗隆至。即妄有所求。定或見許。拿破倫駐兵蒲龍。去吾堡不及數里之遠。果爾能來。吾爲若薦引。則王或釋爾父之前愴。但念若舅微勳。或釋然於爾。爾名固在黨籍。然余力尙能除爾之名。爾可放懷就我。舅氏褒納克拜手。顧書雖如是。而封皮所書。則又不類。信之兩角。均有火漆。不加印章。但以指頭印作羅紋。而書角。則又作英文。曰勿來。勿匆。中似另一手書。不知爲男女手迹也。余讀之甚異。不能釋詎。此二字卽吾舅書耶。書成而宗旨復變。泥我行耶。果有是者。何如。勿寄此書。詎另有其人警我。勿往。惟書皆法文。此獨英文。其又何說。或書至莫倫。始有人增此二字。且火漆嚴密。未展書詞。何由知舅氏之招。余歸國。余執書凝想。久不能得。因極力追摹。余舅之生平。先君子者。法國故家也。當時論婚。但問德容。不論門地。自母氏來歸。後吾父初未有鄙薄之言。輕母家世。吾舅身爲律師。父則甚輕其人。舅當時曲盡卑謹之容。待王黨勢衰。則日加凌轢。且慘恩小民與吾。

家爲難。致余不能自存於祖國。羈旅莫倫。後此復黨附羅伯斯比爾助煽威虐匪所不爲。因之羅伯斯比爾遂罄吾堡所有。並堡以賜吾舅。及羅伯氏敗。則又結歡於巴拉。及法國紛亂如麻。舅恒以狡猾之術。終保其賜莊。今觀來書。則又自進於新皇之側。惟新皇聰明。胡以能信此嶮暴之人。知人之難。又非吾之所料矣。讀吾書者。當知余舅爲吾父所輕鄙之人。胡爲一紙書來。余卽應之如響。余今老矣。周厯世故久。不妨爲衆言之。蓋吾少時。不審世故。尤不知尊王二字爲何物。故於國家無復感情。然一千七百九十二年事。則又深印腦中。無復遺忘。以余身膺巨變。似從洪爐中煅煉而出。故不卽忘。且少小卽逃外國。覺世局之變。以新一代舊爲世常理。幾於忘我夙仇。於是觀法國新政。似於前此慘戮無辜。已略有間。且視爲常勝之國。雖列國競攻。而拿破侖特一舉手揚足之勞。已皆挫衄而去。顧仍弗止。時有侵掠之事。遂聞祖國時時下詔徵兵。以此之故。余頗懷歸志。較之吾舅之書。勸駕爲尤切。蓋余之屬心祖國。匪伊朝夕。惟先君在時。余乃未敢少露其旨。先君曾隨康德親王。百戰於外。力張王威。

室余苟一發是言將斥爲無父無君之舉動今先君旣捐館舍則吾身胡久不歸吾釣遊之所況同時充配之人特舒色耳之女尤勁尼爲余之妻成婚已三十年而當時歸國之誠固與余同尤勁尼言吾岳氏爲民黨所窘其辱乃較吾家十倍彼尙弗憶吾又何憶余但覽拿破侖每獲一勝則吾父及岳彼此對泣而吾及尤勁尼聞法國克捷則相與跳舞爲樂吾家窗外綠陰萬疊余及尤勁尼每於黃昏以後駢坐於此深談吾二人宗旨旣同因之訴合無間較恒人爲親余每告尤勁尼將來必爲祖國立絕大之勳業而尤勁尼則極力鼓動余志迨先君見背吾二人用夙計歸朝無復間阻顧此一節外尙有宜歸者蓋余所居英國阿什福德村幾於不復更容英人初待法國逃人甚加禮凡歸國者恒戀別不忍去雖然英人固長厚而僉壬亦復非鮮至於阿什福德村中惡少亦復麻起與余爲難村中有年少曰德列儻蕩好事每遇法人必加揶揄彼果凌貶吾政府者尙有可言顧乃賤我法人如芻狗於是法國流人一遇此輩皆僞爲聾瞞一日見辱爲余所萬不能堪乃圖與之逆命時爲下午

余在格里曼咖啡室中。同輩可數人。正坐談間。而德列闖然而至。洪醉無藝。一見余輩。卽肆口作狎媠語。且詈。且以目視余輩。忽爾至余前。以手拊背曰。麥歇特拉瓦耳。我有杯酒。汝能飲耶。此酒蓋爲我。鼐利孫將軍右臂而飲。吾將軍右臂足以擊爾。法國立碎。余曰。能。惟我有酒。尙須奉酬。汝能飲者。吾亦敬受。此酒。德列曰。可。余乃擎杯。與之少觸。立飲而盡。飲已。德列曰。麥歇。吾今飲若酒矣。余曰。試滿爾杯。迨酒滿。余曰。此酒。余爲法國砲彈而飲。此彈能斷大將軍右臂足。賀也。余言未已。德列竟傾此酒於余項。余責其背約。請與決鬪。一點鐘後。決鬪議立。余一槍洞其肩。井是日歸面尤勁。尼尤勁。尼用樹葉編爲花園。加余項以旌。余能能爲法國雪恥也。幸此事不爲官中所聞。不至於對簿。然余亦不復居此矣。故余舅書至。雖懷疑慮。亦不能不行。且思舅氏允我請之於皇帝。卽歸。或且自脫於罪。正凝思間。忽有人以掌拊余背。其人船主也。言曰。先生當下舢舨矣。余出亡久。固忘其故家之氣概。惟自重之心。尙存。覽船主之來。非禮。卽以手駁拒之。曰。去岸尙遠。何爲下此舢舨。船主曰。聽客所爲。惟吾船

決不能近岸。客果不下小艤者。則當游涉而過。余怒言曰。吾予資夥。胡見待如是之劣。自計船資蓋出予三代珍藏之金表寶而得錢所來非易。今蒙辱至此。直出意外矣。顧余雖與辨。船主初不一答。言曰。此錢何復名。夥呼船人曰。及姆汝下吾帆且拋錨。無聽客喋喋。謂余曰。先生下舢舨者。卽在此時。不爾。吾船將歸英國矣。若更進一碼者。吾決不行。風信旣惡。沙礁復多。吾船決不犯險而進。余曰。風信弗佳者。尙何言。足下胡不預告。船主曰。不行者。吾尙何術趣汝。在法亦但有一行耳。語時乾笑。余怒絕。幾欲毆之。顧遇此等人。初無可較。卽揮之以刃。而彼徒手亦足以見勝。尙憶香福侯爵曾告余曰。當日逃亡。至於色登。與一鄉人起衅。鄉人抵之以拳。門牙立墜。余今日苦憶是言。但有搖首歎息。疾下舢舨。余旣下。則行裝一小束。立擲而下。諸君試思。吾爲特拉瓦耳裔孫而行裝。僅此一束。餘可知矣。余旣登舢舨。兩水手盪槳。舟疾行而向岸。以天氣卜之。晚來當颶斜日爲黑雲所翳。雲隙日脚下垂作深紅色。海面旣非平靜。波濤上下。舟至簸蕩。二水手時時仰面向天。或迴頭望岸。余心頗患。舟未抵。

岸而風潮已生。此時天已垂黑。覺岸上燈光兩簇。余問水手此何光也。其一人言曰。此爲蒲龍南爲意塔伯耳。余聞此二名心躍躍然。動以少時曾常至蒲龍浴於海瀨。牽余父之裾行。每遇漁家均脫冠爲禮。余頗異之。若意塔伯耳者。則余盡室逃遯時。在此登舟之地。是日倉皇出走。居民爭以卵石擲余家人。吾母之膝爲石所傷。此二處均余少時所經。心之處今乃區區見此兩簇燈光。殊無聊賴也。且此兩形勝中。曠然似有平沙一片。去海十餘英里。吾舊堡在焉。此堡在腦門威廉未到英國之先。吾祖已蕃其族氏於此堡。自小舟張目凝望。甚欲望堡中塔尖。船人見余凝望。卽曰。先生此間甚荒涼可悲。似先生一流人物。吾載之登岸匪復一次。余曰。余爲何等人。汝亦知之耶。船人笑曰。事不屬我。天下固有數種人。所操業以不言爲佳。余曰。汝將以我爲非義黨徒耶。船人曰。先生固自言之矣。可以勿問。余曰。實告汝。吾實非其徒。船人曰。然則先生非逃人耶。余曰。否。船人乃停槳。睇視不瞬。言曰。然則先生非波尼破拿之曰。波尼之債人。債我英國者耶。余曰。胡爲見待以此。余言時。船人媿聾。言曰。實冒

命姓簡音

昧。開罪先生多矣。果先生爲波尼僨人者。我決不聽先生登陸。其一人曰。我固以波尼爲善類。以彼待我船人至渥。有禮。余聞言殊異。蓋英種上自朝廷下及萌隸。無一不恨拿破侖。乃斯人獨古。何也。已而此一人自述己事。余始恍然。其人曰。吾輩窮人。每用咖啡及糖。運至法境。轉以法產之網。及白蘭地酒。運而至英。此區區之生機。卽出波尼之賜。在禮當謝其人。余聞言。知拿破侖之大陸節度。雖明知有私販之人。僞爲不審。以局勢使然。峻法亦無復能抵矣。此時水手右手蕩槳。左手向海灘指。曰。波尼。卽在是間也。讀吾書者。處承平之世。萬不能如余今日聞波尼二字之心動。不。自。己。也。須知拿破侖之名。入吾耳者。不過十年。此十年中。以武階論。亦能自步兵躋。曹長耳。乃拿破侖竟以平民竊據。非常爲皇帝。斯亦奇矣。前一月。有人尙問拿破侖爲何等人。逾一月。而波奈巴大兵及意大利矣。其中幾奴亞。微。臬。司。諸。小。國。一觸。其。鋒。竟同瓦解。凡馬上健兒。帷中謀士。知勇均爲之困。一瞥眼間。卽已轉旆東征。俄頃之間。道拿破侖征服埃及矣。歎聲未已。而拿破侖遄歸奧國。第二次。隕軍殺將矣。

行軍之速疾如風雨竟與消息同來凡所臨蒞之地卽有新立之國度前人幅員爲之擴廓無復疆域之限若噶喇也瑞士也沙伏已也咸國非其國但於地圖僅存其名而已而法國如張其獠牙逢人而敵恣其吞噬不已法人偉拿破倫之功竟於敵隊中取不譽之壯士擁其爲王矣若民黨者力碎王室拿破倫立又復碎此民黨若余者逃人耳但見拿破倫之行師有類梭之織布去來無復已時每聞拿破倫之名其下卽綴以戰績自余耳中聞之幾謂波尼者直出乎人類之外此時一聞其聲卽昂首望此如天之偉人今日其人已死其功已隳而余一振其名尙戚戚而懼此又非諸公讀吾書者之能同日而語也此時岸上北嚮處有小海灘突出水上其名吾亦久忘之矣其先斜陽倒射與他處一無所別及陽光旣沒覺灘上耿耿直射紅光如鐵刃之新出於爐以刀尖直嚮英倫者余問船人曰此耿耿者何光耶船人曰吾不言耶此爲波尼之兵卽波尼亦屯其內光氣卽壁中火也自是及沃斯吞如是大兵可十餘處此小波尼者可云膽巨彼更能檢吾龐利孫將軍眼瞽者或可濟也余

曰。鄧利孫將軍何由知拿破侖必欲渡海侵英。船人迴首面英倫曰。汝試觀之。余亦回首見海波低昂。中有微光或現或隱。船人卽曰。此水師偵波尼者也。本日之事。海灘之火。波上之光。余時時思及英法二國夙仇。不審數百年或能解與否耶。余乃不審。此二國相持。後來誰爲勝負。法國者如孤零之人。乃與彌甥孔多之英國爲難。指地名。謂果法國敗者。甯非澌滅都盡。若英國敗者。尙有無數陪京存彼語言。寶其殘史。兩兩相較似英優也。時天光愈黑。海灘不可辨認。余舟乃愈近而浪花之觸海岸亦微微覺其聲響。浪花起處作白沫。余卽黑中卻望見之。正凝望間。有舟自灘上出。正向吾舟而來。水手驚曰。此巨舟也。其一名別而猝曰。吾事敗矣。卽納其物事於靴筈中。顧此舟一來。卽易鬻而駛。狀似畏我。打槳者可八人。其行至迅。此兩船人自拭其額汗言曰。此中人貿易較我未云高也。其一人曰。我一見此舟。卽以最好之菸納之。隱處。蓋我於法國獄中曾一寄寓。今不願復入矣。別而趨蕩槳垂至矣。一分鐘後。余聞船底有磨擦聲。船抵岸矣。船人先擲余囊。余旋登陸。其一人力推其舟下水。躍而

登之。此時西嚮紅光已盡。黑雲彌空。余目送歸舟。而海風忽來。濺沫直及余面。雷聲隆隆。起於雲半。嗟夫。余魯意特拉瓦耳。在一千八百零五年春重至法國。登法岸矣。去國十三年。爲年已二十有一。吾祖父爲法國累朝碩輔。乃見待涼薄。至於不可以狀。匪特弗錄前勳。且驅同流亡籍。沒吾產。然余於此時悉皆弗憶。登時卽伏於岸上。親此斥鹵之土。謂吾身已到家山矣。

第二章

余禮已而起。第一事卽以錢囊納之貼肉之處。以余剛出錢以賜船人。余初意以爲所餘但十金鎊。法當予以一先零。迨旣發。則羞澀不可出手。遂剖其家產十分之一予之。旣藏予囊。卽獨步沙灘。思後來之幹略。時衣單腹餒。風扇海沫入眼。受鹹而痛。然自念此爲祖國。法皇當不仇我。方寸略安。顧今夕又安處者。余舊堡去此尙十英里。俄頃不可即達。果用此面前。在時必半夜始屆。余旣面目憔悴。衣服污垢。胡足以謁我十二年未面之舅氏。矧吾又自重。以禮自坊。一閉目間似卽見彼奴廝胡盧笑。

我今茲且不能往姑尋一宿明日往面可也讀吾書者必問余胡以不至蒲龍及伊
淪伯耳覓取旅舍須知余果能公然歸國者亦不至於黑夜登陸矣蓋余之姓名尙
掛囚籍以吾父輔王最烈忠概凜然故余族氏爲盡人所覺今須問我舅氏此名曾
列赦書否若徑至繁夥之區則直無異自投於網罟且法人知我當日逃人盡數英
國今自英國來者悉在可疑之列在律當囚余思必直趨內地或得馬廄或得村居
且住一宵勿爲邏者所得時風力益肆撲人如虎更望海上洞黑如漆但有潮頭白
沫微微射眼更視來舟已不之見引目內望一帶似皆培塿及稍近則知非阜直草
積蓬蓬然余負行篋竄荆棘而入思及所歷之苦覺手僵衣濕一一無較尙思後此
發迹之時當令我裔孫述先祖自英遙歸厯如許苦况必且傳以爲咀噭之資余行
次覺沙磧孔多亂草無窮及既出險則又覺所歷之險爲佳妙前路所見一派沮洳
白日尙不易行矧乃夜中渡此先以爲泥汙滑履耳已而竟沒吾屨每行一步必拔
足於深泥之中艱苦蓋萬狀矣余心中悔頗欲仍回沙磧爲地較燥惟行次莫辨所

嚮亦不知歸路。在於何許耳。中所聞四嚮皆波濤聲。又不辨其爲陸爲海。夙聞人言觀星可以辨路。余不審天文。而天色沈黑。又無星可辨。計惟前趣聽命之死。生然愈行。愈深轉自歎。不應歸今殞命矣。嗟夫。余魯意特拉瓦耳氏千鈞一髮。但有藐躬。卽草草了。於是間耶。行可數英里。或深或淺。不一而足。終不得陸地。忽見一物。余心乃愈慄以土磧之上。有山花一撮。則余於一句鐘前。曾經其地。詎所行處。復歸舊處耶。欲辨認其處。則出火石照之。余之足印赫然存也。果重複嚮壞經舊地矣。乃仰天太息。然一舉首。希冀之念。轉生時雲隙中。忽漏月光。光中似有鴈行。作人式。其飛甚迅。乃非鴈野鳬也。所飛之嚮。卽余所趨之嚮。余在英倫。聞人言鳩遇迅風。其飛必向內地。思鳩所趨。地必不近水。可以循迹而往。於是挺身趨直徑而往。可一句鐘隱約中。見微光矣。光氣一現。似是中。卽爲我食宿及苟全性命之地。卽趣步向光而行。果爲漁家者。余必更出一金錢予之。雖疑我。想既得金。當不峻郤而行。時中心復疑。如是荒寒之區。何由結團焦於此。且愈近光線。而沮洳愈甚。偶卽月光中。辨此小屋。則四

周皆水更近似此光出自小竇之中又別似有物蔽光則人影塞窗而外望余近時其人自窗外盼者可二次余不禁失驚知此間決非善地不敢窺足卽入且視此間亦知其決無安宿及善食者屋小如舟且破苟入是間轉不如植立沮洳中之爲得時黑雲復翳月光不見計此屋中人必不見我伏而偵之果爲何等人者輕卽窗下內窺及一見中心頗釋屋中有小火爐光熊熊然爐旁坐一美少年執一厚卷之書流覽圓面黑髮作辯垂之腦後大類詩家風度余不期遇一入面其人然尙不敢冒昧觀此詩人脣吻翕闊似讀此厚冊之書忽又置書臨窗外望余竟爲所見此人作識我狀啟關來迎口中則別呼一名非呼我也門啟時美少年亭立門次海風策策吹動其裾少年以手翳目言曰良友吾以爲爾弗蒞矣久候可二句鐘余噤不能答卽至其前以面就屋中燈鞠躬言曰先生得毋誤乎余言未已少年色變立入嚴閉其扉余大異以爲此少年之風貌乃與其行爲兩不相屬少年一入余復覩得一事乃愈駭怪無已余不言屋朽久不修耶每處皆有漏縫時時出燈光而板扉之

裂尤巨。余外立內覘了了可辨。見此少年立於爐次。納手於懷。如探物事。少須又納首於舊煙廬中。但露二股於外。已復出。至於門次。怒而問余曰。汝果爲誰者。余曰。下走爲迷道之人。余語已。少年如有所思。言曰。吾家固無可食宿處。客遠來。將失所望。余曰。旣飢且疲。尊官乃聽窮途之人。望門而悲耶。且下走行泥溝中。可數句鐘。四望無村。不可投足。少年曰。客行淖中。將母遇生人。余曰。無之。少年曰。汝立稍遠。當此亂世。吾頗防宵人。非詳審爾躬。可不聽入。余於是少退。少年微啟其扉。探首外觀。初不發語。但以目注余。曰。客何名。余曰。魯意拉瓦耳。少年曰。客魯意拉瓦耳耶。余稱名去一特字。卽自避爲非貴族。少年曰。客今何適。余曰。初無定嚮。先圖一宿而已。少年曰。客必至自英倫。余曰。然。少年聞之。搖首弗言。少須曰。此間決不納汝。余曰。天寒且飢而疲。語未竟。少年已峻卻。不聽盡吾辭。余曰。旣不相容。但見告以何嚮可合官道。少年以手外指。此去可數步。卽望見村落燈光。斥鹵之澤。至此已窮。均平坦矣。語已復閉其扉。余趣行未數武。少年忽呼我其聲。頗和藹不如前之峻厲。曰。麥歇拉瓦耳。請

少駐。吾思如此寒天。頗憐汝遠涉長道。雖不足以榻款汝。然能近酒而親火。亦足少蘇長途之困。余大悅。然乃不知此少年胡以遽易其操。卽曰敬謝居停。遂同少年入此小屋。

第三章

旣入室。見火寒風不入。余體立適。心中頗思此亭亭少年。胡乃窮居海澨。深夜無鄰。此何圖也。此時凍蘇。但思此少年之行狀。以前言證之。似此少年與人久期而未至者。顧夜黑風嚴。何爲留此廣漠荒寒之壤。且納身煙窗中。而又何說。其尤不解者。始爲峻絕之辭。聲容皆厲。今茲肅客。乃溫謗如春。凡諸疑竇。余將以術探之。則仍不露其狀。致生少年疑駭。惟屋中窮狀。內外如一。此間絕非人境。卽此少年。亦似偶居是間。與人期會者。牆上年久石灰盡剥。且滋苔紋。室中霉溼之氣。中人欲噦。別無複室。但有破案一具。勝以三木箱用。代坐榻。牆下有巨斧似卽劈木箱爲爐材者。余眼適注案上。書一燈一筐。筐中置火牋及麪包酒瓶之身。露出其半於筐外。少年初尙

疑。余今則推誠相待。余乃尤疑。少年見余周身淋漓。則歎惋不置。引木箱近火肅余坐。卽出筐中火脰及麪包。切而餉余。余見此少年雖蘊笑容。而目光時時注射。余身欲窮詰。余所自來。且自言曰。鄙人身世。卽不告客。亦當知似此廢亂之時。卽貿易平人。一經國律張海禁。吾亦僅退而爲此營生。不爾。咖啡及菸。又胡來者。實則皇帝居深宮中。夜間必飲咖啡。至十杯許。乃不問此咖啡之從胡來。客當知法境。又焉產咖啡者。而產咖啡之地。尙俟我皇引兵弔伐之也。惟非吾輩者。則全國中恐未能嘗茲滋味。吾今細審足下。非海賈。卽亦我輩中人。余乃自陳其非。而少年尤悟。然少年言時。余細審狀態。知讐言也。方余在門外觀時。已覺少年之美。及自燈下覘之。則尤美。惟此美大類女郎。非復偉器。如但以相貌論。似極聰慧。唯嗜幹似未優苟。經少虧。當立變其初志。余心此時在愛懼之間。既而思之。二者兼有。少年曰麥歇拉瓦耳。客當恕我適來之蹇。今皇帝方以羽林沿海立壁。邏偵四出。吾又爲宵人之貿易。惡能不加以慎重。且觀客衣服容止。在理不應。深夜至是。故過生吾疑。余曰。下走果爲迷失。

道之人。今承居停惠愛。已得溫飽。不敢更擾居停矣。今但請指我以村舍之所在。少年曰。風迅以不行爲當。語次海風大起。直捲煙肉入室屋爲之震。震作聲。少年又至窗外外盼。如余初見時。狀顧余曰。吾之留客於此。更半旬鐘者。尙有須於客。余復窮途相逢。何由資我爲將伯。少年曰。吾幸白吾臆。吾在此實逼吾同志。惟久久不至。或彼亦迷道如客。吾將自出覓取其人。我出屋空無人。約者至此。將以吾爲爽約。意留客。以詔來者。請俟吾歸。少年語似誠懇。以狀態度之。仍爲讐言。旣而自思。居停果僞。卽少須亦當不爲吾害。且彼行吾尙足窺。彼行蹤時。少年引冠持杖將行。顧余曰。歇夢。或能遂予所請矣。以吾貿易事。須趣索吾儕。遲恐漏洩爲官中得。語後啓扉而去。余聞居停靴聲在水潦中行。久而風迅。遂不之聞。於是破屋。但余一人。余先展案上之書。則盧梭民約論也。書爲大文。顧此漏私之人。何由有此慧眼。書之第一葉白楮上。書贈者之名。則爲西比爾。受贈者。則爲羅星勒沙。其因念此少年必勒沙其矣。余遂將探其煙肉中所儲爲何物。乃四偵窗外。一無聲響。乃步少年之所爲。直赴煙

函之內。函爲故式。旣廣且高。人立其中。不至悶鬱。且火光上映。明爽可辨。函中有小穴。中藏小束之物。余思少年所藏。必爲是物。因卽燈下觀之。束爲黃布。以白絹縛之。啟之。皆往來之書。中有巨楮。作接疊形。楮上所署姓名。余魂魄爲震。書寓同志。泰來蘭德。同志富峩。同志索而德。同志馬克道納。而德。同志卑昔。諸如此類。赫赫之將相。悉在其中心。心中自念似此鼠竊之徒。胡能寄書。將相然更讀其楮。必知底蘊。於是置書展巨紙。觀之略讀數行。中心逾懼。書云法國同志諸公。吾輩事成。足見無道之君。雖擁重兵。亦不倖逃民憤。今茲三合會爲代表民政府之人。卽以魯意十六之命運。還之拿破崙。方讀此時。余眼立暈。立還書函中。覺兩股已爲人所執。余下視。見兩巨手。毛被其上。作巨聲言曰。此遭爲我所得矣。今日吾輩似多於爾輩也。

第四章

余此時爲人執其二腕。如捉雞於柄。爲力旣偉。余立仆於地。氣幾弗續。聞有一人言曰。都薩汝且勿立死其人。吾將問彼果爲誰者。余覺有人力扼余吭。且轉余首於背。

余眼已量。若更逾一寸者。余頸轉而面後事畢矣。復聞有人呼曰。都薩勿爾。前此爾死。彼人吾戚戚未嘗忘懷。試思明明生人。乃力轉其項而死。足寒心也。余頸已左轉。尙微聞人語。顧乃不見。有人似復有人言曰。郤而司總以力死。此人爲當。彼生卽我死矣。此聲似出自少年。少年仍曰。都薩汝令其坐。彼焉得逃。覺巨手一伸。余卽立坐於地。始能四顧。果落何人之手。據言者之意。似此都薩者。善能死人。死者不一人矣。余知逃無可逃。亦無逃法。即使能逃。但官中得我姓氏。亦決無生理。張目時見屋中凡三人。一爲居停少年。兩則新至者。少年執民約立於案次。二目視余微笑。不已似國手。與平人着棋。一子已中其要害。坐覩其自救之術。木箱上坐一中年人。頗黃瘦。衣鼻煙色精呢。之衫服瘦而袴。乃不相附視。余搖首初無憐惜之意。而都薩者。獵厲高壯。足以怖人。臃腫無度。望之幾不類人。且鬚繞其頰。類胡羊。其以巨掌擒余。乃不類掌。而類獸爪。此上座之二人。似問官都薩爲屠伯。余則因耳。瘦人向少年曰。此人來自何營。究以何爲業。胡能入我清秘之地。少年曰。初來時。吾以爲汝也。獨念餘人。

夜深必不至此。及知其非，是則嚴閉其扉。藏書於煙函中，藏時初未料。此人能自隙中窺我。及第二次出示，此人以村舍所在忽覺吾兩扉中之有巨鱗。斗悟乍來時悉爲彼得得，且滋疑疑。將示人，則吾事且敗。乃招其留此更思以法盡之。都薩曰：「此着至善，今無他法。非轉其頸以死，卽以斧殊之。瘞之沮洳之場，用滅其口。」少年曰：「可。今且試探其所由來，終不能置之地。」上瘦人曰：「爾言未竟，竟如何者？」少年曰：「第一節此拉瓦耳之宗旨，不審果否。爲偵探中人。瘦人曰：「彼名何耶？」少年曰：「彼自言爲拉瓦耳。我欲試驗，能知吾藏書所在，特設奇計。先以酒肉餉之，以待君輩之來，故僞留其司屋。吾亦僞出而仍歸，偵其人及吾三人同入，則事已大白。」少年語已，目視此二人，以待其下。贊語瘦人微微拊掌，然尙注目余身。言曰：「勒沙其汝乃大有據略。後此民主國更立者，警政中當不乏長才。老夫初入時見煙函中有二足，吾幾惶駭無似。都薩者，捷如神鬼，竟得此。賊都薩似忿，言曰：『語足矣。』吾輩惟多言而少成，事故王冠竟加諸波柰巴之項頭顱尙留於彼頸上。今且殺此人，再行吾事。余此時性命呼吸尙

望少年之能道我。顧冷如堅冰。殊足絕望。且曰都薩言然。彼生路。卽吾死路。盡之便。都薩曰。吾雖死何懲。所恨大業無成。滋可痛也。少年曰。惟有性命方能任事。如拉瓦耳者。吾有成例在約書第十三條。已誦言之矣。余心乃同冰雪。計此如花似玉之少年。其陰毒乃等諸。吾側兇如野叉之都薩。時更視此瘦人。則又微蘇其痛。瘦人初尙無言。但以目視。余旣聞二人議畢。吾命則作拯。余之言以手拊少年曰。吾親愛之羅星。吾輩學問中人。初不能以殺人爲戲。少年曰。郤而司吾素重爾言。且吾之學問亦丈所授。如師之於弟子。惟今日之事。事業成敗在此人之生死。初無容髮之地。足恕此。人。且我豈飲人頸血之人。惟前此都薩所死之人。丈不在吾側。審視耶。死法至迅。觀者雖爲不甯。覺死者初無痛苦。且前此丈不動心。此時何爲遽動。矧此遭較前爲尤險。丈不知耶。此時都薩復張爪轉余頸。瘦人起止之曰。都薩勿爾。羅星且聽吾言。決事固應爾。然天良亦宜少葆。大業縱不能成。然死面上帝庶幾無媿。少年聞言怒曰。郤而司今日安能顧此。但從第十三條約法行之。瘦人曰。吾思未必無解救之方。

果有生彼之心。則立法之權。尙操之吾輩。少年曰。欲改約法。正復非易。吾輩恐無其
權。而神宇仍不動。惟脣吻之間似略。有哀憫之意。殆腦筋動也。余此時頭顱徐徐復
向後轉。但覺一縷靈魂付之馬利亞及上帝矣。瘦人者突進余前。力攀都薩之手。全
改常度。怒曰。吾不令爾死是人。爾爲何人。乃敢抗我。都薩汝起。我不聽爾以指動彼
膚。革而都薩及少年初不之省。而瘦人轉怒爲悲。爲余請命不已。言曰。二君聽我。我
將審判其人。果彼爲偵探中人。聽死可也。如都薩所爲。我不之間。若此人果爲迷失
道人。或窺探余隱。出於無心。則當以斯人授我。當此之時。余不言。亦不張目而視。蓋
余之不言。非轟烈不屈。但自愛其恥。不欲仰面求生。一切聽諸造化而已。若性命既
喪氣節復墮。兩失吾寶。吾所弗甘。存氣節去性命可爾。此時聞瘦人言。余始徐張眼。
都薩固可攝。而羅星尤足令人膽寒。大凡死囚遇問官。問官有畏囚之心。則此囚必
萬無生理。余此時性命之存否。即在此二人許諾。瘦人與否。羅星此時張其編貝之
齒。以玉指彈之似匿笑。瘦人不止口中。但云第十三條章程。瘦人曰。果有誤者。老夫

願任其咎。都薩面瘦人曰。第十三條章程外。尙有一節。汝知之乎。凡左袒罪人者。與之同死。汝知之乎。瘦人聞言。卽亦不懼。從容言曰。都薩。汝爲實行部中一凜烈之男子。若以理決是非者。則爾之腦中尙宜留一位置。容我微有學問之人。都薩見郤而司從容。不迫轉形。瑟縮不類前之獫。瘦人曰。羅星我尤駭爾。爾不思攀援於吾家耶。吾言何爲不加權量。汝心不忘民主。能至今日。究誰之力。少年曰。郤而司言然。若在他人。則必與君反抗。我何敢爾。惟今日之事天良一動。則已。事且立敗。且汝欲叩彼以言。恣爾問之。我意必以了。郤其人爲當。余聞少年人亦以必死爲是以彼秘事爲余所窺。決無生法。顧稍延須臾之生。亦人生之所願。此時都薩之手已去余頸。余一見釋。但見耳際作小鈴之聲。不絕微開。余眼燈影分外明顯。但不能辨物。有紅光四射而已。少須神息稍清。引首望此瘦人。瘦人曰。汝適何來。余曰。自英國至此。瘦人曰。汝法產耶。余曰。然。瘦人曰。汝以何時至法。余曰。薄暮舟至。瘦人曰。汝何由入此。余曰。吾以舟自度佛而海峽來也。都薩曰。此言良確。吾適趨岸。卽見有人影蠕蠕然來。

或卽此人。余因憶及有八人。挪舟。鬱然過余者。乃卽都薩之舟。當時乃不期殺余之人。卽伏其內。瘦人喋喋詢問。皆不切於事情。其聲甚糴徐。都薩則焦煩不能耐。卽余亦覺其言之無謂。然其顏色又似左右盼而有所待者。意豈借此而待耶。究其所待者果爲何人。余不期妄生其希冀。冀得不死。都薩者則愚不及待。抗言曰。語足矣。吾冒險至此。詎同兒戲。且宣商之事尙多。何爲絮絮與死囚語。今勿多言。且畢吾事。瘦人曰。吾知此屋壁間有櫬。且封閉其人於內。但商吾事。吾事畢後。更取而殺之。未晚也。少年曰。旣閉櫬中。則吾輩所議不又使之聞耶。都薩此時似有疑懼。瘦人之意。卽曰。我乃不知汝今日所中何眚。且我初未見爾。生平行事。有如此畏葸者。此人旣窺吾秘。若不遽盡其人。則吾事一敗。彼卽爲我公堂之左證。今且少措吾手。置之死地。於是巨爪復及余頸。忽此少年凝目傾耳。顏色斗變。手足慄動。微言曰。吾似有所聞。瘦人曰。我亦聞之。都薩曰。何聲。少年曰。汝勿動。於是衆皆側耳。然但聞有海風之聲。撼窗動壁而已。少年之色少定。而尙帶戚容。言曰。或吾聽誤耳。風水相并。固有怪聲。

都薩曰吾乃未嘗有聞言甫已少年曰止此異聲復來矣余頗聞空灘之上有自小而巨之聲狗嗥也少年曰噫此領道之狗覓人者也都薩曰詎卽有人繩我少年健步行近火次力投其函札於火中薩都則力取巨斧當門而立瘦人引余至牆隅破網積疊處起積網見小洞令余入之卽所云壁櫬也余旣入卽聞瘦人語二人曰是中無可遁待吾事畢後更死其人

第五章

余所處地小門仍作裂痕自內外觀仍了了余性命固未敢必其能生然見屋中人窘狀則欲一覘其異瘦人顏色不動堅坐於木箱之上雙手抱膝而搖燈光適射其面見瘦人一顙時動如魚顚一似極力自支乃不能止其勿動都薩執斧如待嚴敵虬鬚怒張根根飛立慘默無語嚴束筋骨以待決力已而狗聲漸近都薩立啓其扉外突少年失色曰汝門關狗入矣狗安可聽入都薩曰愚哉孺子先殺狗則來者亡其導矣少年曰脫以繩引之者如何都薩曰果有人者我固莫逃然先殺狗而逃則

來者。又將如吾。何少年大震以手拊案。注目於門。瘦人之狀。則如故。時時納手衣囊。似其中儲有利器。而都薩則凜凜如野。又一無所懼。余雖恨其人眼光輒注視之。未嘗他逸。知此三人者生死亦在呼吸。乃竟自忘其危。眼見此斗室中立爲戰場。法惟屏息以待。無敢聲歎。忽爾見三人同注此扉。已有所見。余則無見。但見都薩舉斧。且下少年。引手自掩其目。瘦人堅坐不動。如木偶矣。此時聞泥水之聲。有物艱涉而至。果見一黃色之狗。望門而突。都薩之斧已警然下。斧鋒立入此黃狗之頸。顧用力猛。而斧柄不勝立斷。狗亦偉大。忍痛觸都薩。都薩亦仰翻於地。創狗未死。乃力較。都薩人狗格鬪於地上。都薩引手抉狗之頸。創創裂狗始弗動。都薩起立。雙手皆血。地上則毛血交瀆。都薩曰行矣。力奔而出。方都薩殺狗時。少年蟄伏如蝟。及都薩既逃。則曰行矣。郤而司狗死。邏者尙未至此時。逃尚可脫。瘦人無語。雙頰微動。則力閉其扉。言曰。羅星以我卜之。汝勿行。小住爲佳。少年大驚。不能答。久乃言曰。郤而司汝。乃不知死期促耶。瘦人微笑曰。知之。少年曰。邏騎過至。奈何。狗雖死。然此間舍小屋。別無。

他村。卽不得導覓亦可。至瘦人曰。固也。少年曰。然則逃矣。天黑或不吾見。瘦人曰。不逃爲得。少年曰。汝癩發耶。汝不惜老命。我則欲生語已。將奪門行。瘦人起而止之。少年如受巨棒。卻退於後。瘦人曰。愚哉。汝安足逃。少年口張神癩。畏懾之狀。爲余筆不能描寫。但曰。郤而司。句爾。句爾。瘦人微笑曰。我也。少年曰。然則爾爲警察中人矣。爾不嘗入我會中耶。且我非爾招之入會耶。噫。郤而司。彼來矣。乞爾赦吾命。聽出瘦人搖首。不言。少年曰。汝何爲不死都薩而死我瘦人。曰。都薩今日果爲狗所困。則吾力尙足滯爾二人。今都薩不創我自審。非都薩之敵。故聽之行。今日爾入我掌中。但能俟命而已。少年引手自撲其頭。令清醒以驗其是夢與否。口中言曰。郤而司乃爲警。察乎。瘦人曰。度爾童騃。不知我。故引以爲異。少年曰。汝平日不嘗主持民主爲社會之主。盟我之於爾。尙後輩耳。西比爾會否。亦非同調。然則郤而司戲我耳。瘦人乾笑曰。吾自以爲行事至神妙莫測。恨來人愚極。不以繩引狗。不爾。吾將得此兇。猶之渠。魁然得汝。亦佳事。今皇帝有功必錄。吾亦足以塞責矣。少年知爲所陷。二目閃閃。

作光勢將用武瘦人忽於襟底露鎗趺示之曰汝幸勿走險此時逃亦無所矣於是少年以手自掩其目號咷大哭曰郤而司汝乃爲人間至險之人前此都薩殺人及縱火焚署均汝主謀今乃反噬同氣耶瘦人曰吾之爲此卽令爾輩不疑少年曰後此對簿吾悉吐吾隱以證實爾獄事爾將何辨若圖自保當縱吾行瘦人曰吾欲爾無言亦易事因出槍轂之惟能得汝則吾功自在固勿論汝之死生余伏隙中見都薩以力搏狗余已中憾至此乃尤怖此少年旣屬可憐又復可鄙堂堂男子乃卑屈如婦人可嗤也以理決之似此絕代佳人宜以詩自遣胡乃欲成驚天動地之偉業余旣憐之則此少年當時之以計誘我陷之死地乃一不之憶此時瘦人執槍於手而少年則自投於地哭不自勝余見瘦人將動槍機不禁奪門而出將代之求免而門外馬蹄之聲及劍盾相摩之聲已至中有一人言曰我奉勅捉罪人則力蹴其扉扉偃於地時風雨之聲尙未遽止見門外騎士無數冠雞翹之冠雨淋其衣一一沾溼一騎立下似爲巨官肩章耀眼刀未出匣而威燄已射室中風貌極佳鬚髯復美

語瘦人曰。如何瘦人則納手槍於襟底。言曰。此卽羅星勒沙其騎士俯視少年蒲伏心滋不屑。曰爾畏死如鼠乃足立偉業耶。外顧一騎曰日拉德汝縛其人歸璧。余見門外入一壯士反翦羅星羅星似量。匆匆出戶而去。騎士曰都薩又安在。瘦人曰彼健旺竟殺狗而逃。勒沙其亦思遜竟爲吾得。爾或以繩引狗者。則二憾當並得。謂騎士曰拉沙耳大佐今日當爲吾賀。語已將伸手與之爲禮。騎士忽迴首望門外言曰沙法利將軍不聞都薩遜耶。余復見一壯士爲大將服。引首近燈光。余當日於新報中。敍將軍威武。今觀其儀表。名實乃正相符。將軍曰都薩旣逃。又安往者。瘦人曰逃可一刻鐘之久。將軍曰所取者卽爲是人。逸是人皇帝怒且不測。彼所趨何嚮。當示我。瘦人曰非趨海趨內地也。將軍指余曰此何人。汝不云及汝乃三人耶。瘦人亂以他語。曰將軍胡爲不以繩繫狗。今日都薩雖不能得。然吾責已盡。咎在將軍。明日告皇帝。將軍當自料理其詞。將軍大怒曰此何涉爾事。我問此人之名。汝胡不吾告。余自知不能忍。卽自承曰吾爲魯意特拉瓦耳讀吾書。幸勿哂。我余自以爲故家名震。

祖國懸金購我者不乏其人。計一吐姓名將軍必大駭矣。顧此將軍聞余名乃不審爲貴族。但書之日記本中。瘦人曰：此人與是案初不相涉。彼至此特偶然。果皇帝欲得其人。吾則自引歸以待皇帝質問。將軍曰：是人固不可聽逸。今予將追逃囚。此人汝能肩承者。則聽汝筦之。惟明日需此人時。當坐索於爾。瘦人曰：恭待聖旨。將軍曰：尙有書札宜進。呈否？瘦人曰：適爲少年所焚。將軍曰：噫！此不幸事也。瘦人曰：吾自有副本。將軍曰：佳哉！拉沙耳立追寇矣。令所部分路追之。或能弋獲。屋中兩騎士匆匆皆出。初不與瘦人爲禮。少須聞馬蹄之聲。飛越而去。瘦人張首門外視之。復歸室中。以目視余曰：少年吾事已畢。然爾之倅存禮。當謝我。余自思斯人吾固心感。惟所行事。則天理盡沒。因陽謝之曰：感恩之深。乃不知所報。瘦人曰：既思報我。則來日方長也。今爾既歸。吾筦當從吾行。

第六章

時屋中燼薪且盡。瘦人吹熄其燈。余行未數十武。回望已不見此屋。以天黑如墨也。

風止而雨脚仍射人如矢。如令余一人獨行者。行復迷失道。幸此老伴行道絕迅。余躡蹤而前。既溼且冷。尙可行篋。腦筋既亂。猶凝思屋中之事。顧余雖年少。恒聞余之長老論法國兇險事甚詳。故知狀至悉。今波奈巴雖竊據非常。而王黨及民黨咸恨其凶頑無狀。民黨尤熾烈。黨人竭無窮之力。推翻王室。而王室雖淪。乃復成爲帝國。今則仍爲首戴王冠之人。臨諸民上。顧前王之冠。特百朵百合之花。今茲則十字架。上加一金球。亦少變其狀耳。至王黨之人。旣恨百姓之不戴故君。及見新王。則又反顏愛戴。當時民黨與王黨本同水火。今則合二黨同敵波奈巴氏矣。此二黨以出從患難。則忘其牆圜。同撼拿坡崙。因是有人聚謀行刺。則以英國爲窟宅。亂黨旣多沙伐利及富叟。多設邏騎。以偵亂兆。余無因適同亂人並時。而至當晚。觀其敗露。亦以見。法人偵探之。工且迴念。自黃昏至此。厯沮洳入羅網。生死在於眉睫之下。而扼吭者。再復見都薩殺狗羅星。見收。一一納之腦中。幸腦力至強。尙能上道。然心中所至。戚戚者。則同行之老伴居心至險。觀其計。取羅星勾引入黨。而復陷之。則慘覈實無。

人理惟百死一生亦非其人不至此既感且恨省省然終不敢與言行可一二里余始曰丈人何由見救瘦人乾笑似以余爲愚卽曰汝大足笑人汝乍言何姓者余曰特拉瓦耳瘦人曰麥歇吾觀爾殊寡閑厯爾觀人家納身烟匂何由必探人隱事且口不擇言無因發問若老夫者久居於此凡有意緒力闕不宣故見爾所爲不能不詫余曰丈人聽之今且勿問丈人之意安屬但得託命於丈人已感激無已讀吾書者須知天下最難之事惟受恩於小人旣深恨之又不能不謝正余今日之謂矣瘦人曰老夫母煩爾謝果今日聽爾死者第不發語爾已立斃惟吾所行事乃不類拉沙耳大佐彼自謂爲將之道但舍其命爲己盡臣職然如我今日所行事則彼決不能行但少露幾微卽無葬身之地質言之老夫冒險多矣如都薩事甯復一次至有功於皇帝較之大將爲烈汝或不之省乎麥歇句麥歇句余見瘦人不能舉吾名則直應之曰吾爲特拉瓦耳瘦人曰然胡爲汝之姓名吾乃旋舉旋亡吾觀爾不審世事亦類於大佐拉沙耳余曰下走殊不解事惟感丈盛德中心滋不忘言時忽聞有

手槍之聲。尤有人呼噐聲。余二人立而聽。旋卽弗聞。瘦人曰。彼人或見都薩矣。以吾思之。此人神勇。官中殊無其敵。汝曾見其人。是人究如何者。實告汝。世上可危之人。無逾此矣。然爲人頗忠篤。當民黨初倡時。彼卽抱此宗旨。今日而仍未改。彼一讀書。卽信書中語。謂國中有人能堅持無釋。則法國尙足爲平等自由之國。且人人腦中咸有此念。惟此等人頭顱均已置之匣中。而都薩仍岌然無所更改。彼心所望者。本欲平和而所遇者。乃逢喪亂。所求者富裕。而所遭者。又在困窮。求平等而不得。而專制甚於曩時。是人遂憤激幾成狂易。當時初非此態。今乃嗜殺如鷙獸。惟其勇力絕偉。凡與爲難者。往往恃力以死。其敵實告汝。我今日之事。他日相逢。則萬萬無復僥倖矣。瘦人言時。余亦思此老之反覆無常。樹敵於外。其險乃甚。於戰場旣而瘦人若自責其躬者。言曰。今日吾坐失機。宜應在彼與狗相持時。以鎗殞之。惟恐不死而傷。則吾軀亦將爲裂。以理決之。尙以不槍爲得。時已行出沙灘。泥軟而不至於陷足。瘦人步履輕便。如趨熟徑。此地固爲余所常趨之道。惟去家久。卽在白晝亦或弗辨。今

幸得餘生。則前。不至死。遂冒然隨之而行。爲程不計幾許。但覺且行且昏昏欲睡。知覺未忘。而二足行同機器。瘦人忽立。余霍然而醒。雨亦過止。月光未出。天氣微清。四圍周覽。頗辨景物。但見前面純白。如鑿玉石之礦。其下深陷。礦久不治。草漫其上。瘦人四顧訖。則引余下行。至白石平方之處。卽草中如有所覓。語余曰。汝有所見乎。余視之。答曰未也。瘦人曰。此間有路。汝可前趣。吾逐步隨爾。惟汝且轉其面外嚮。少須復呼。余見瘦人立處似爲洞口。洞絕少。瘦人曰。初極狹。纔通人入。時自曠廓也。余夷猶不卽入。自念此洞安通。詎是人乃穴居耶。否則欲生瘞。吾身於此耳。瘦人知旨。言曰。此時爾不聽我。又安可得汝果。疑我則不應。隨我而前。余曰。惟丈主之。吾何敢疑。瘦人曰。然則爾仍先行。余不得已。僂而入。少伸其背。卽觸洞石。迴顧瘦人。亦僂行如吾狀。言曰。汝前行。遇有階級下趨。則爲道略寬。則我可以然火而前。余如言行。可一百武。以手按之。似觸空處。則伸足下踐。似空氣略舒。知是間爲地廓也。立聞瘦人以石取火。然一火絨置之小燭之上。燭微明。頗足辨路。此地道中可以挺立。兩

壁皆霉苔。爲年極久。地上碎石紛積。似有人披爲小徑。瘦人則轉而前行。余隨之而趣。至一徑。幾無路可行。瘦人亦立言曰。此等洞天。汝有英國亦見之乎。余曰未也。瘦人曰。是爲避亂之窟宅。今又至其時。則此間復足爲吾人之用。余曰。卽此安通。瘦人指其次有小門。封以巨鎖。瘦人啟時。以身蔽此鎖。不令余見。鎖開。門亦徐啟。有梯上趣。旣入。復鑰其扉。旣上危梯。復見雙扉。瘦人復以身蔽鑰。隱啟之。旣開。卽入。此時見絕曠之甬道。地上皆光明之石。遠遠有燈光映射。甬道之上。窗門加以鐵柵。余知至平地上矣。更數轉。復上危梯。梯盡。則院落見。遂啟一關。至一精室。言曰。今夕爾卽宿於此。余此時得牀榻。幾於不脫衣而寢。然心滋疑懼。頗忘其疲。言曰。受惠孔多。乞丈更告以此爲何地。心感尤切。瘦人曰。此卽吾家。惟今茲不能罄所懷。明日當爲爾言之。卽擊鈴。見有一偷人狀如奴廝。瘦人曰。女公子息耶。對曰。然。睡二句鐘矣。瘦人曰。明日侵晨。吾自醒爾。爾今且息。語已引吾扉而出。余卽鼾睡。百無所覺矣。

第七章

趣

遲明余爲瘦人所呼而醒。見瘦人已立吾前。衣服周整。顏色溫裕。乃不料。昨夕傷天害理之事。卽出於是。人日光中觀是人。搖搖乃類學究。雖時以笑容嚮余。余已中憾其人。如蛇虎。自思斯人。若在吾旁。吾滋不能自適。入時攜衣服數疊。寢之榻上。言曰。吾知爾衣服無多。特以此相贈。薙髮之刀及齒粉並在此。汝自修治。半旬鐘後。或整整修爾容矣。余衣着竟。則開窗面外。而居停之瘦人至矣。上下面。余頗中懷。言曰。如此乃成佳品。在今日論。不以時世之裝。有識者或指爲深於閱歷者。爾今且隨吾行。余行及廣廳之上。如曾經其地。赫然吾前者。則吾父之影。偉如生人。余大震。更顧此瘦人。則微笑。不止。言曰。麥歇特拉瓦耳。汝心駭耶。余曰。丈幸勿愚我。丈爲誰。此爲何案。陳設甚都麗。旁有少女。坐巨榻中。觀書。余入時。女亦盈盈而立。身材長。細眉目秀。麗晴作黑色。女一見。余似不特意。居停曰。西北爾。此卽爾之表兄魯意特拉瓦耳。適從英國來者。顧余曰。吾親愛之外甥。此卽吾女。西北爾。裹納克。余大驚。曰。然則丈爲

句瘦人卽曰吾卽若舅郤而司褒納克也余曰舅胡不見告舅曰吾故不汝言所以試爾在英倫所被之教育如何也當吾救汝若竟曰吾甥則人又將議我今既近我老夫當推誠迎汝且告罪於吾甥吾不嘗以人迎汝致爾幾陷於兇人之手顧我雖不善款客而吾女雅有禮衷足救吾失因視其女意令其迎余女則怫然不之顧余此時歸座就飯舅氏則縷述吾去國後之軼事且云老夫昨至海瀕小屋見爾卽疑爲吾甥以爾顏貌宛肖若翁當時若翁在法國人咸指爲美少年今觀爾音容乃過若翁遠矣昨夕之來從地道汝怪駭異常然爾生長是間詎無人告汝以此耶余曰少時聞長老言固有此路惟爲物所沮故不能見諸吾目舅曰然堡歸吾手吾第一事卽通此地道以四境不靖非留此不足自逃其生當日得此若翁及母出奔亦良易余聞舅言卽憶及當年余家遭難舟及海邊邊民爭礫石投我舅氏隱隱指揮彷彿尙能憶之然余心如此而顏色已露舅則已知之言曰當時之事可勿更思爾同西比爾又爲新鮮之時代表妹初不一言亦不苟笑直至於罷席及聞舅氏聯舉二

人之名則又斜睇余面似極恨恨。舅似不憚。卽曰。西比爾爾當爲我釋兩氏之嫌。女曰。吾父言之至易然廣堂之影相非翁屋上之徽章亦非褒納克父當知之。惟此堡爲吾家所有。釋憾之言當出之特拉瓦耳氏之口不當出之阿翁也。舅曰。表兄適至吾家爾作是言不足以盡親戚之誼。魯意應得之產偶然適落吾手安可明述舊事令人寡歡。女曰。吾雖不言人能捐釋耶。余曰。妹氏所言過於矜持。愚兄安有此心。物固先人所有。初何敢忘。必謂致憾於外家。則阿兄決無自念。今日之事甚欲恃己之力以博功名。先嘵良非所惜。舅曰。爾欲圖功此正其時。果能致力於皇帝。則爲功甚偉。矧皇帝必且賚爾特未審能否。宣力於皇帝。余曰。願爲祖國宣勞。舅氏曰。皇帝卽國家。若非皇帝。國安得靖。妹氏曰。吾聞人言爲皇帝宣力。良非易事。因視余曰。阿兄僑居英倫。樂當十倍於此。妹言時似積憾於余。余乃莫名其所以然。且余生平之遇闔秀淡漠至此。實爲余所未見。匪但語余無狀。卽語阿舅亦然。舅此時亦似怒言曰。爾兄大有幹略。非復彼輩。弱不自勝。女曰。父言何指。舅氏曰。此何足言。妨怒極言煩。

卽出門而去。女聞言似駭。幾欲隨舅而出。少須作乾笑。他顧而復坐。余與對坐可數分鐘。女曰。阿兄殆未見若舅耶。余曰。然。女曰。汝觀吾父。若何。余大驚。以爲反常。意吾舅之惡。乃不見信於其女。因而傷其天性耶。女見余不答。卽曰。阿兄不語。吾良悉兄心。乃不審。昨夕何由邂逅。而見吾父。須知吾父子所爲初不相謀也。想兄不信吾父。亦未云過。且更問兄在英倫時。曾否得書。余曰。然。女曰。封面尙有何語。余斗憶有英文二語。卽曰。妹勸阿兄勿來耶。女曰。然。事急。但能如是。余曰。何也。女曰。吾甚不願兄至此。余曰。得母我來不利於君家。女沈吟久。欲言。乃不卽發。及其旣發。余復大驚。女曰。非我不利。不者。正在兄身。余曰。居此險耶。女曰。然。其事且決。余曰。妹氏得母趣吾逃乎。女曰。不能。得須臾之忍。余曰。何爲見戕。女復囁嚅久。忽曰。卽出老子之手。余曰。舅胡仇我。女曰。是安可言。人人各有聰明。行當自省。余曰。是或妹之過慮。昨日之來此區區微命。非舅且莫得生。女曰。誰見害。而需父之振汝。余曰。偶墜民黨之中。女驚曰。民黨非叛王者耶。余曰。非。舅見振。吾幾膏其斧。女曰。是時不欲爾死。故必致之。

吾家惟吾坦。坦告兄。尚有一言。亦請兄坦。坦告我。兄在英倫時。曾有定情之人耶。余大駭。以爲女狂易發。乍爲凜烈之言。旋復及於情愛。何也。乃坦然曰。兄在英倫。固有絲蘿之訂。卽舒色爾公爵之女。曰尤勁尼。此言一發。妹氏大悅。曰。然則爾二人情深而義篤矣。余曰。一日不見。卽不能樂。女曰。汝決不棄其人乎。余曰。是安有其事。女曰。以堡易此女。甘乎。余曰。並此皆不能諾。女大悅。乃伸手與余爲禮。曰。阿兄當恕我冒昧。吾及阿兄非仇直一心心相契之朋友矣。方余接手時。舅氏復入。

第八章

舅見余二人接手。則大喜逾望。方其出時。怒不可遏。至此和藹如春。顧舅氏笑悅。而女仍凜凜然。舅曰。吾適有事。可逾數點。卽歸。魯意聽之。爾十餘年不見。故居當一一領略。西北爾爾當領。若兄周此院宇也。余將蒞觀公牘。不與爾輩同此遊涉。匆匆一句鐘後。余當更來。汝行矣。女無言。余則樂與妹氏同行。將曲探其家中事。且適所言。請嚴備。其父其又何說。而於余定情事。何又留意。至是思一一叩其所以。旣至院中。

經夾道樹木成行。海風扇入。神氣爲蘇。旣至園中。迴望樓角塔尖。一一出諸綠陰之上。女隨地指點告余。且時時遙謝言。阿兄固主人。今乃反主爲客。我家乃類杜宇。不自營巢。巢他氏之巢。滋可嗤也。吾父今日乃招邀居停主人。置之客座。吾自問恥不可言。余曰。屋何常主。何必一姓。吾之失此故堡。安知天心不許。我更成一堡。女曰。汝得母謁王而供趨走之事。余曰。然。女曰。兄亦知皇帝在行殿中乎。余曰。知之。女曰。兄知君家罪名尙未削籍乎。余曰。吾乃與王無仇。今當抗爽以來。冀王錄用。女曰。恒人均斥皇帝擁立不正。指爲篡賊。恨之次骨。若以妹氏觀之。皇帝所爲落落。有人君大度。近以爲阿兄久居英習與英人語。亦必不滿於皇帝。余曰。吾在英時。固託庇於英。中心憾之。惟歸國之心。如沸寸心。固法國心也。女曰。尊父乃心王室。固誓死以報舊君者。余曰。時代遷流。且士各有志。此等志事。吾殊與吾舅同爾。女曰。阿兄幸勿但信老人之言。須觀老人行事。抑吾尙有一言。幸勿徑告吾父。設吾攢懷示兄。則吾命亦即在俄頃。幸兄祕之。余驚曰。胡以至是。女曰。吾父殊能誅其骨肉。吾母卽死於非命。

父爲之也。蓋父之殺母非刃非毒。第以聲色加之。自致於死。今日當知吾之不能忘懷於老父。初非無故。語時色頰聲咽。余於此時知妹氏爲負氣之人。非凡下也。女曰。妹與阿兄爲骨肉親。初覩光儀。乃很很作不近情。兄必怪駭妹之所爲。余曰。至親無文。固可傾懷以出。女曰。然。惟吾亦不自審。胡以質直親切至是。當時老父招兄。吾至爲阿兄戚戚。故今日見兄隨父而至。愕眙見於詞色。余曰。然。吾初以爲妹乃不悅我。女曰。不悅之故。一爲阿兄。一爲妹氏所謂爲兄者。固恐不利於兄。至於妹氏。語時甚沈吟。余曰。何者。女曰。適兄言。有意中之人。妹亦有之。余曰。願妹氏伉儷榮諧百年。共命。惟妹有意中之人。與阿兄之相依。舅氏其事。奚涉。女曰。兄居英久。沈沈霧中。故腦力亦爲銳減。兄既有意中之人。則與吾父之夙心已左。故妹言有涉於吾家也。今質言之。父意殆謂以妹偶兄。則堡中新舊之主人聯合矣。彼此既合。則勿論後來王者。爲包本也。波奈巴也。則此堡永無易姓之日。余聞言方悟。舅氏晨來餉我。以衣令我修飾。蓋欲致妹氏之重我耳。既而見妹氏不悅。舅之顏色頓變。蓋亦爲此於是言曰。

妹言良然。女曰：吾焉能作妄語。兄試回頭望。吾父尙引目視我二人。余引首果見老人在窗間窺我。至見余迴首。則揚手麾余。其狀甚樂。妹又言曰：此時當知阿翁救兄之意矣。翁惟欲兄之娶其女。故必留須臾之生。以遂其欲。若知茲事之弗成。試思能否。留此舊主人將來與之爭席。女懇懇言如此。證以余舅之凶殘。知此身居此決然無倖。雖身在故都。乃無一人相稔。較之居莫爲尤蕭瑟。縱使見戕而死。則知者亦無其人。覺此區區之性命。已落舅氏掌握。矧昨夕引槍擬羅星。此老之丰裁已足。令人毛戴。因語表妹曰：妹氏之情人老人顧不知耶。女曰：知之。惟其知之偏有此舉。令兒莫憊於心。吾思羅星既非吾父所愛。則羅星危矣。余大驚。如觸黑夜之電光。自念此羅星得母即胥來所見者耶。似此巾幘凜凜之丈夫。奈何偶此貪生死。恥之人復記。盧騷民約論中有西比爾之名題。諸其上。又憶吾舅曾語羅星有攀附我家之語。決爲翁婿無疑矣。女曰：羅星之爲人。近冒昧。輕信人言。邇來阿父恒與相見。而羅星終未言吾父所言何事。吾恐其中大有祕事。足以兆禍。實則羅星爲文弱之書生。無丈。

夫氣足以任事。惟於政治中亦頗有孤特之思致。余聞言惶惑無主計。當語以昨夕之言耶。方余沈吟間此意已爲西比爾所覺。言曰兄詎知吾意中人耶。吾聞其人赴巴黎請見。告以其人之近狀。余曰彼得母姓勒沙其耶。女曰然。余結舌不能出格。格言曰見之矣。女曰兄急非宵來。至此耶。何由於匆遽中與是人把晤。且相見卽在何地。其人又作何狀。語時至匆遽。力引吾手。余欲告之則悲不自勝。卽不答而又不忍。四顧無聊。忽見吾舅徐徐而來。其旁有少年武士戎服而佩刀。即昨日引羅星於馬後之人。西比爾似知狀。舍余之手。奔越而近舅氏。曰阿父。何以處置羅星。舅氏色變。言曰此事少須告汝。女曰必欲見告。羅星果爲何狀。舅氏不面。妹氏但左顧。余右顧。武士曰二君聽之。實則吾不應以家事告二君。少尉汝當知。昨宵所得之囚。實吾女之契友。惟老夫爲皇家宣力。不能顧及私交。少尉聞言。卽近女前曰吾實爲女郎戚戚。女曰羅星得母見取於將軍耶。少尉曰此奉廷旨義不能釋。女曰吾尙有一言。將軍究在何地。捉取其人。今其人又在何地。少尉曰得之於海濱古屋中。其人今在皇帝。

行殿之側。女曰：「其罪云何？」少尉曰：「此特政界中之係屬僕武人，無敢干與僕之責任。」橫刀縱馬，聽帥府將令而已。此二先生，足爲左證。昨夕，蓋爲拉沙卑大佐趣我爲之女，曰：「罪名安屬？」舅氏曰：「孺子可勿問其事。」果爾欲知之者，羅星欲謀不軌，陷皇帝羽黨，多告密者我也。女曰：「阿翁告皇帝矣，然羅星之冒爲不軌，非翁導之使然乎？」嗟夫！老父此事殊乖於義。吾祖何過？乃令吾子此阨。余舅聞言，縮頸不語。久乃曰：「女子善怨，吾無術足悟之矣。」余及少尉甚不欲聞其語，將舍之而去。而西比爾則堅留余及少尉，憇其衷曲。此時余見西比爾鬱怒悲慨，盡改常度。言曰：「吾父平日以術愚人，初未愚我。我固知父之祕計，今欲見殺者，請卽下刃。吾隨吾母而行，第不能爲老人之僵用以陷及無罪父。當時自命爲民黨中人，乃得此分外不應得之堡。今欲交歡於波奈巴氏，則賣其故人以結新主之知。羅星之死，謂非阿翁手刃之耶？」惟父之欲死羅星，吾前知之。卽表兄亦知父之密謀，惟吾兄妹之夙心，萬不能遂父之意。女今必得羅星爲夫，不爾且立盡於此。舅氏聞言，卽作冷語曰：「汝昨夕若見羅星，自投乞命。」

之狀。則當中悔其事而不嫁。今汝盛怒之中。故出言無擇。待氣少平。怒少。則當自悔。其孟浪。顧少尉曰。少尉今日之來。豈奉廷旨耶。願見告。少尉作不屑狀。忽面余曰。麥歇特拉瓦耳聽之。皇帝有命。命足下至蒲龍行殿相見。余聞王命。則中心大悅。以爲可以脫此蛇蝎居心之舅氏。因曰。敬謝少尉。吾謹奉旨入覲。少尉曰。門外有馬。及護衛之人久候矣。余曰。賤子別無他戀。卽此可以隨行。舅氏曰。何匆匆爲。少尉能否飯於吾家。少尉正色言曰。王命甯可淹久。吾必以五分中行。舅氏遂引吾手望門而行。而西比爾已先余行。舅氏言曰。汝未行之先。吾尙有言。惟匆促之間。吾當以冒昧之言。干爾。爾表妹西比爾固汝所目擊者。以彼今日之狂易。汝見之固怏怏。以平日論。尙和悌近人。爾言老人設阱以圖爾干爾。以非偶相從。實則非復奸欺。惟行此策。則兩家之宿憾立釋。不甯佳耶。余曰。是中防有沮格。舅氏曰。安在。余曰。適妹言意中已有所屬。舅笑曰。此何足數。老人可自信。彼之意中人。決不能更溷吾女。余曰。甥久處英倫。婚姻之禮頗以英俗爲正。蓋婚姻之道。從情愛。生不從刼。制威也。勿論。今日。

與妹氏初無情愛。卽甥意中亦自有人。舅顏色立變。作得很狀。以目睨余微語曰。賢甥。汝行事須謹。汝今顯違吾意。則吾決不能舍爾。弗圖。聲雖微細。而尖峭含毒。有同長蛇之伸縮其舌。余答曰。卽舅氏不釋我。我乃無罪。且非夙心。舅氏復引余袖曰。汝試觀如此園林。如是樓觀爲爾祖父八百年之先業。汝但曲從吾意。則物歸故主矣。舅言時。余立時憶及阿什福德中藤陰之下。嬌娜輕盈之尤勁尼。恍然在余目前。卽決然答舅曰。此萬不能如舅之意。舅始猶婉勸。至是則純用威稜。卽曰。早知其如是。則昨夕將聽彼所爲。不復加以援手矣。余曰。本有感舅之心。今聞是言。令人冰釋。且吾亦願後此與舅分道而趨。不復有所干。請舅曰。吾亦知爾。如是然爾。我各行其是。尙思觀汝收局見爾。我之勝負。余此時已及門外。有無數騎士咸勒馬以俟。余方欲攀鞍。忽思吾行則妹氏且危。方沈吟間。見表妹奔集吾側。伸手與余爲禮。曰。表兄魯意圖。且相見。余曰。兄方與舅氏剖析胸臆。舅頗懷怒。女曰。謝上。帝兄惟痛絕吾家。或足自活。後此須留意足以爲兄梗。必下其醜。余曰。聽舅所爲。惟妹氏孤危。甚爲爾憂。

之女曰勿憂父雖兇殘兒有術自保少尉方久待行且把握願上帝之靈護君前趣也

第九章

余上馬時。舅尙立門外。不與余道別。見其眼稜含怒。頤吻肆動不止。似有所謀。余亦不樂更視。卽匆匆上馬。以背向舅自行。少尉發令。卽聞佩刀觸鐘之聲。丁丁作響。衆皆上道行矣。余迴顧舊堡。尙見吾舅引目視地。凝思不已。而西北爾。憑窗尙以素巾。向余而麾。作送行狀。余心大動。不審此父女二人。一惡一善。後果正復難料。惟少年之憂慮。直同噫氣於玻璃之上。聚爲花紋。少須立退。空氣清爽。復跨駿馬。按轡而行。官道灣環在余馬前左。面亘海海灘之中。沮洳沒踝。尙隱隱望見宵來破屋。作黑點。蹲於灘上。而三五零星草廬相望。則一帶漁家也。且宵來作紅光一片者。則皆行帳中。張白幔。宵爲燃炬而紅。今日上則燈。體作白色。至於海外。微微有煙縷上升者。卽爲英國。此爲余十餘年之流寓。舍祖國外。頗亦愛戀其地。余旣觀山海。迴盼及於

同行之騎士此數人者名爲護送實則捉余入官騎上皆波奈巴勝兵自海外已聞其勇略衣服刀械頗不如英兵然半舊之衣盡帶戰血似爲久戰之夫望之令人欽重人頗弗高皆有風塵之色鬚角皆上翹如菱角尙有一二加耳環者余始頗詫異然觀其狀皆少壯胡爲多鬚旣而辨其僞皆以蠟爲之畫於頰上少尉見余愕眙則曰悉僞鬚耳是皆十七八歲之人安得有鬚者若不鬚則敵人見我將謂皆以女郎充尺籍有一騎士答曰少尉吾鬚一交夏中者化矣余思若在他國則軍帥與士卒義分凜然胡敢徑遂發言然拿破崙行軍時恆與小校坐論故成積習雖小卒亦足自明胸臆少尉聞言卽答曰卡司伯更一二年鬚生則可去爾僞品時什長曰誰則知之若更一二年者或並長鬚之地渺然又安得鬚者語發羣騎譁然而笑余愕然自念若在莫律此等放肆無倫卽當赴軍堂對簿矣蓋自民黨起事後人人咸得自由或小校不屈於大將之威稜亦時時有之嘗有兵官督操爲走卒所詈竟有彈隨聲至者孟德卑路之戰第二十四聯隊中含一小尉外餘官均爲本隊之人以槍自

後擊之。今雖無是。然在當時初不謂異。一自拿破崙爲帝。紀律少定。帳下兒郎頗有愛惜長官之意。然較之英德二國兵尙受杖而拿破崙初不用此人。皆用命足見拿破崙之能兵也。此時法國之兵人人皆念國家知爲國而死皆名正分不施刑僇而愛國之心逾固。故兵官恒縱其兵四出訂之以時。及時皆大集。無有後期。此外尙有一節。此騎士中操法語。咸格格。余竊問少尉。以爲此伙伴。非盡法國之人。少尉曰。幸留意。勿爲所聞。聞之將以槍刺報君。吾軍號曰伯爾聖尼營。爲法國馬軍之最有名者。雖是中人。皆募自阿爾掃。咸精德語。其操法語者。強爲之也。然忠於法國。直不下克來伯及蓋勒曼兩將軍。卽此兩將軍亦起家自阿爾掃。人人皆爲選鋒。惟是中將弁者。因自揜其鬚曰。臨敵之勇。一時無兩。余見少尉似自矜其能。則匿笑不自止。然觀其挺身立馬。百無恆憚。覺少尉所言良非。見欺。此時少尉亦正視我。忽以手拊余背。曰。皇帝見汝。或不至怒。余曰。賤子與皇帝無仇。且自英國輸誠歸朝。爲皇帝宣力。或不見屏。加以刑戮。少尉曰。昨夕將軍奏皇帝。言足下名在黨籍。皇帝甚欲見汝。大

抵。皇帝。方。欲。有。事。於。英。正。欲。憑。君。爲。導。值。彼。中。虛。實。彼。島。中。徑。塗。汝。皆。穩。之。耶。余。見。少。尉。語。及。英。倫。有。鄙。薄。不。堪。之。狀。余。卽。曰。彼。中。大。若。法。國。之。半。少。尉。曰。行。當。親。見。其。地。吾。輩。旦。晚。轉。旆。赴。英。倫。矣。昨。聞。營。中。人。語。吾。輩。大。軍。之。入。倫。敦。非。禮。拜。三。之。午。卽。禮。拜。四。之。辰。且。允。余。輩。縱。掠。一。禮。拜。然。後。分。兵。北。取。蘇。格。蘭。西。搗。阿。爾。蘭。余。不。禁。失。聲。而。笑。曰。少。尉。策。大。勝。之。期。胡。如。是。之。精。切。無。謬。少。尉。曰。皇。帝。之。策。如。此。余。曰。英。國。水。陸。均。有。精。卒。用。以。備。我。且。非。無。勇。尙。欲。與。我。軍。角。勝。少。尉。微。語。曰。彼。安。能。爲。皇。帝。親。行。又。烏。敢。當。我。余。聞。少。尉。言。知。全。法。之。兵。信。皇。帝。至。於。萬。狀。且。視。拿。破。嵩。如。聖。神。之。不。可。測。度。而。拿。破。嵩。之。能。堅。信。軍。心。直。過。穆。罕。默。德。矣。果。使。拿。破。嵩。語。衆。曰。我。爲。神。道。將。有。數。百。萬。衆。信。以。爲。實。者。諸。君。讀。史。至。聖。里。納。事。云。拿。破。嵩。島。居。而。肥。冠。草。冠。從。容。雅。步。必。將。謂。此。等。人。安。有。如。是。之。能。力。然。苟。見。臨。敵。交。鋒。時。創。兵。欲。死。而。微。息。中。尙。懨。呼。皇。帝。此。時。拿。破。嵩。適。以。馬。過。者。尙。力。張。其。死。眼。微。呼。萬。歲。於。此。方。知。士。卒。愛。戴。之。深。有。非。可。以。常。理。喻。者。少。尉。且。指。天。末。謂。余。曰。汝。不。嘗。居。於。彼。中。耶。余。

曰。賤子。幾。半。世。爲。僑。人。少。尉。曰。吾。乃。不。審。吾。國。如。錦。繡。段。汝。胡。作。井。蛙。僵。伏。於。彼。余。曰。先。世。爲。王。黨。斥。不。見。容。故。成。流。寓。今。先。人。見。背。鄙。人。自。至。爲。皇。帝。走。卒。以。報。國。家。少。尉。曰。汝。自。貽。誤。鮮。少。然。尙。未。晚。後。此。尙。有。血。戰。之。局。汝。言。英。人。敢。與。我。兵。抗。耶。余。曰。然。少。尉。曰。英。人。苟。知。皇。帝。親。臨。則。將。自。舍。其。槍。械。吾。聞。彼。中。美。人。不。少。余。曰。佳。麗。殊。動。人。少。尉。不。言。則。挺。然。據。鞍。驅。馬。而。前。少。須。自。言。曰。彼。安。能。不。以。舟。自。逸。而。去。余。聞。言。知。少。尉。之。心。尙。以。英。倫。爲。小。島。也。少。尉。之。年。殆。與。余。等。卽。冒。昧。言。曰。將。軍。履。行。陣。乎。余。問。時。少。尉。大。怒。聳。角。上。翹。仔。細。視。余。曰。吾。連。殊。佳。經。大。戰。九。場。小。戰。可。四。十。次。矣。間。與。人。決。鬪。亦。不。復。記。其。節。目。果。有。人。敢。與。我。比。較。者。卽。可。下。馬。一。試。我。不。汝。吝。吝。余。卽。鞠。躬。曰。將。軍。奇。才。以。盛。年。經。此。百。戰。人。焉。能。及。余。言。發。少。尉。之。怒。立。平。言。曰。吾。曾。隨。摩。羅。將。軍。決。呼。亨。林。登。之。戰。又。隨。皇。帝。過。阿。而。迫。司。山。及。馬。嵩。哥。大。戰。足。下。果。至。御。營。者。當。知。愛。丁。日。拉。德。之。爲。人。非。沒。沒。無。稱。者。當。息。兵。而。談。故。實。其。中。有。數。事。卽。區。區。所。爲。者。也。必。尙。有。人。告。足。下。吾。曾。以。一。身。鬪。六。勇。士。又。當。知。與。奧。國。戰。時。

彼中軍大鼓曾爲區區背之而歸。至昨夕之事。大佐拉沙爾防死黨逆命。故以僕往誰知夜來無事竟得一怕死之小雞。吾捉之付刑司。余曰都薩如何者。少尉曰都薩詎同彼少年。吾甚願親遇其人。顧乃潛逃。後此亦縱彈擊之。乃不能中。沮洳之場爲彼熟徑。吾安能追。余曰昨所得少年將如何處之。少尉大笑曰。吾甚爲爾表妹憂之。實則如此。美姝胡由曠此無瞻之人。此間不有勇士爲兵官者耶。吾聞皇帝甚惡此陰謀之人。欲梟轡之。以爲後來之戒。方少尉語次。已近御營。馬行高阜。下視皆壁壘。如俯瞰城中人家。其中戰馬及礮械芻糧屹如山阜。以人多之故。壁中亦分爲塵肆。之式。居中爲行殿。其旁環以小屋。法國三色之徽向風面顛。指行殿言曰。此爲皇居。其旁小屋則大將軍聶爾所居。羽林元帥也。此間特大軍之一部。餘軍則沿海而壁。皇帝以此爲大營。然常出部勒國衆。而諸部大將日咸至此。受方略。取進止。法國精銳亦悉集於是。皇后則居此白里克小村之中。朝紳亦齋集行殿之次。今日皇帝居此帳中。余馬經數壁。咸揚械而操。余在英國時聞法兵之強。以爲人人咸魁壘。顧所

見者皆中材。卽有冠銅頂之高冠。及張雞翹者無數。而皆未見其魁。偉然身材雖不
過中人。而皆趨捷。標狡演可。十八月卽成勁旅。爲年雖少。皆歷行陣無數。卽小弁未
有不臨陣者。大將之材尤爲拔萃。人人凝注。英國英國亦正可危。苟非水師橫絕。一
時則歐羅巴史書又不類。今日之所紀矣。少尉見余日注練軍。則一一指麾示余。以
狀曰。試觀騎黑馬以藍飾爲肩章。則前鋒衝敵之隊也。彼重鎧在身。但能動敵之陣。以
腳其後。卽濟以輕兵。余曰。口中傳令衣常服者。是又何人。少尉曰。此非常人大將聖
守也。今營中有崇尙官高者所服。愈淡聖守。固有才略而恆不滿於軍心。以平時靜
默。未嘗與人親稔。日閉關調琴。以自娛樂。吾謂身爲大將。卽飲美酒衣華服。於分亦
不爲過。吾旣飲酒。又好麗服。曾何病於軍律者。爾試觀左次之步軍。余曰。非衣黃
者耶。少尉曰。然。此爲倭地諸得所領之偉人。軍爲美觀者也。尙有紅肩章而皮冠
則爲羽林精卒。當日馬崙哥之戰。正須此軍。戰後其中有一千八百人得名譽。十字
架之寶星。又曰。彼間卽爲第五十七聯隊。人稱之曰。可怖之聯隊。又指一壁曰。是爲

第七輕趨之步隊。其人皆得諸壁疊尼司山招募而至。行步至疾。至衣青之騎士亦附麗於羽林。皇帝甚寵其軍。實則此軍尙不如伯爾聖尼之勇。其餘則列營過遠。吾不能辨析之矣。試觀列將指麾羣卒左右。自如軍容壯哉。又言曰。至矣。吾將引爾面皇帝。

第十章

蒲龍中步軍可十五萬。騎兵五萬。以人數論。較之巴黎居民。減一等也。軍劃爲四師團。一曰左師團。一曰右師團。一曰威末雷師團。一曰安白勒忒司師團。沿海濱而壁者七英里。寬可一英里。兵近內地者不設備。瀕海一帶。則巨礮羅列。或在石壁之上。彈力絕遠。軍駐是間。經年矣。壁中非復土蓄。時時塗飾其壘。如營巢或點綴花草。於期門之內走卒。或抱甕灌花爲樂。亦有閒坐營門理髮。或磨鎗使澤者。余過其側。初若無覩。行帳旣多列爲市。屢其上。皆加以額用所戰勝之地爲名。余穿貫數處。始入皇帝行帳。皇帝晚來居白里克村。村尙在內地去大營可數英里。日中則御行殿。朝

列校決機。宜所有部臣及全軍將帥亦日至此聽皇帝號令。軍機遼密之地以木構宇成三廣廳夾一小室。其旁起朝房爲羣臣入值休息之所。余及直廬侍者言皇帝已御殿。余下馬尙有一人如行軍長史類遂簿余名而入。少須。丟羅大將與之同坐。大將瘦挺年可四十以外頗注視余言曰此爲麥歇特拉瓦耳耶。余鞠躬稱名爲禮。大將曰皇帝宣旨召汝。顧少尉曰汝行。少尉曰聖旨命下走將護是人大將曰諾爾可與是人同入。大將遂命余近直廬廬中寡陳設但有木製長榻其中有水陸軍將列坐其中尤有侍立之人則附耳而語一門通帳殿之上時時見人以指輕扣其扉。扉啟則鞠躬入卽微闔其扉儀制乃不類御營而類大朝威儀旣肅雖熊虎之士亦屏氣似不息者。余益懼余在外國聞皇帝名已爲瞻落今以身朝皇帝愈惶怖不可自聊。少尉見余瑟縮不甯卽慰余曰爾且勿患今日皇帝宣爾必無凶兆。余曰少尉胡由知之曰吾從丟羅將軍面容中辨色而得將軍與爾言不嘗微哂耶實告汝吾法國中得皇帝一笑衆乃皆笑皇帝一怒并御廚及洒滌盤盂之人亦皆顰蹙惟皇

帝之喜怒令人莫測當之者乃莫知其所以然以此之故吾但爲營中之末弁不願爲朝士之巨紳汝不觀外部大臣泰來蘭德家業至富歲入可十萬金圓而居朝中跼蹐如困荆棘焉能及我跨駿馬佩利劍馳突自如耶余疑懼之間忽見有偉丈夫盛服向余而趨余辨之卽沙伐利將軍將軍與余接手言曰麥歇特拉瓦耳汝乃不知都薩逃耶實則吾所欲得卽爲是人彼荏男子何用者顧彼雖行吾必以術得之惟在逃時吾輩須慎密偵之且當宿衛皇帝此賊良未可測防有非常之舉余鞠躬曰小人幾死其手固知其兇暴乃無倫比將軍言當將軍曰皇帝卽欲見君惟今晨軍事旁午汝果來者皇帝將排斥庶務見汝語已與余點首微笑而行少尉賀余曰君今日交佳運將軍初未嘗以囁笑假人皇帝行將以優禮處君言次復曰外部大臣至矣此時忽見有一中年之人近余背僂而足躉持銀鑲之杖徐行而前周身皆黑雜諸錦衣軍校之中大類古物顧雖如是而威光甚厲衆見大臣皆卻立以手近冠簪爲禮大臣近余上下視余久言曰汝爲麥歇特拉瓦耳耶余與之鞠躬爲狀徵

抗以曾聞吾父言。其人始爲教士。以他道博取功名爲人甚鄙。余意頗輕其人。然大臣之處我甚有禮。余亦不能不與周旋。大臣曰。爾羣從特羅漢與老夫至。穩當承平時。余二人爲狎友。匪所不爲。大主教孟德摩倫西特拉瓦耳得母爲華宗。彼亦老夫至契麥歇此來爲投效皇帝。余曰。下走來自英倫爲皇帝盡死力。大臣曰。君一着岸。惟命卽瀕於險沙。伐利告老。夫謂有兩小人跼伏瀕海小屋。圖不軌事。由此觀之外。問大有人圖皇帝足下苟宿衛殿前。當極力護皇帝。若舅氏麥歇。褒納克。又安在余曰。舅氏方居堡中。大臣曰。若親串中。當稔於往來。余曰。昨夕爲第一次握手。大臣曰。若舅氏慎爾。在公復附余耳。曰。足下此來。皇帝用足下。當非庶職。勢當勝舅也。則亦微笑爲禮而去。少尉卽趣余曰。君貴矣。大臣一言一笑。初不苟苟。彼乘風而放風箏。趨勢乘時之術。最神。惟足下得意時。則當爲我圖升大尉已而曰。樞密。大臣出矣。皇帝將設朝矣。少尉語時。余見殿扉已啟可一小羣人衣深藍之衣。用金製橡樹葉爲衣緣。余知此服爲大帥所御。羣中但有一人年鬢略高。餘人皆未抵中年。若在他國。

似此青年能爲大佐統一聯隊已臻極地今法國方多事皇帝破格用人計功乃不計年凡交佳運者咸得上躋通顯衆旣出殿則挾其冠於肘下以手倚長劍於地聚而款語少尉微語余曰汝前此似亦巨家人矣余曰適大臣所舉二貴人卽爲寒族少尉曰吾亦微聞人言如是惟今日時移事易則所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者悉爲是種人君亦知彼間有一人出身何所者奴耳尙有一人爲漏酒稅之人一爲箍桶之匠一爲圬者並能髹漆蓋所指之人一爲繆拉一爲馬西納一爲聶爾一爲蘭司余聞是人之名乃如雷霆震耳卽微問少尉曰此四公能一一指而見示否少尉曰汝欲問是人匪有弗知之者遂自擦其鬚曰亦安知後來之末弁名位不能遠過於是人蓋右嚮而立者聶爾則髡其赤髮大圓面少尉曰營中外號斥其人爲紅彼得赤鬚子人言彼在御營中最稱神勇實則吾所知者實不止其人然其人尙爲名將余曰旁立者爲誰胡以常側其首少尉曰是爲蘭司大將首向左偏者於慈安達克之戰彈中其頸首爲之偏彼爲葛司貢人與我少同里人言吾葛

司貢人放言而少成事試觀此人如何者復謂余曰汝何爲笑余曰無之少尉曰吾初以爲嗤我葛司貢人耳然蘭司之勇實無其匹恨火氣盛耳與蘭司同立者爲倭齊魯大將余知此人在加斯鐵格龍戰時名震區夏戰時皇帝頗震恐倭齊魯乃代皇帝宣令然以余觀之彼雖升爲大帥若在承平之世則決無筮仕之期至此至於極品而無賴之習尙未蕩滌衆中惟彼年事稍長以出時已四十以外矣因向少尉曰是人胡以儻蕩不備少尉曰然皇帝於戰時則倚重其人歸朝則又望望然去之彼及拉伯與來而佛爾皇帝居丟勒柳宮每接外賓恆不令進御其顏色純黑者爲樊達姆將軍吾在此甚爲英國憂慮若樊軍一至者地無皮矣前此在普魯士與廟祝索酒莫應則拳祝之頰頰立脫於肩余指一人曰彼人曾否爲繆拉少尉曰黑髯而厚脣者是也彼征埃及爲炎日所炙焦灼尙未盡退此人至與我愜汝尙未見是人在前敵匹馬刀光往來如飛而冠上雞翹迎風而顫滋適觀也前此有一勁卒見爲繆拉乃不戰而降方皇帝征埃及時則令之別統一軍以所部亞刺伯兵一見繆

拉卽尊爲大帥。目中乃不見有皇帝。至於拉沙爾亦良將。然身爲騎士者乃無一人。不欲身隸於繆拉之側。余曰怒目而佩東方之劍者誰也。少尉曰此爲索而得其人。至強項恆與皇帝忤。旁有美少年則白奴也。倚柱而立者爲卑那度。余聞卑那度名。則竊觀之。斯人起家小卒。身爲大將。尙怏怏其志不小。其南面矣。後此列校封王者。夥。惟此人之王瑞典。蓋已力致之。非屬皇帝也。凡人苟明相術者。遇一怪特之相。必知其結局之異於恆人。拿破侖諸將中器宇德望高出諸人者。當以卑那度爲第一。此時羣中人各以才略智勇自恃。惟一見此短小精悍之拿破侖。咸慄慄有懼色。斯亦奇矣。余方凝視間。忽見諸將肅然起敬。大類小學子見先生時狀。此時殿門開。皇帝已御座間。於是坐者立者皆凜凜然。皇帝顏色白如象牙而奇光外射。如有吸力。足以攝取諸將。皇帝衣常服。覺諸將雖麗服而皆不如皇帝尊貴。身材如恆人淺碧。之衣紅領綠及紅袖。口佩金柄之劍。以玳瑁爲匣。不冠髮皆作栗色。且短。左手挾冠。右手執小鞭。徐徐而行。二目作遠視。凜然如神聖之見靈。若足以生死人者。忽曰白。

魯意安在其聲。幾令吾欲噤。乃不審他人聞之。亦如是。否。皇帝聲發後。則攢眉四覓。其人即有一人進曰。微臣在此言者。爲中年人。衣水師大將之衣。自人羣中出。皇帝疾行數武。其色甚厲。大將瑟縮。如不自容。皇帝曰。白魯意。昨夜胡以不率朕旨。白魯意曰。宵來西風振天。果逆風而前。臣思。苟皇帝曰。汝有何思。詎朕躬圖。維乃不中程。必需汝耶。大將曰。航海之事。苟皇帝曰。朕不知其他。惟汝弗能自主。而抗朕躬。大將曰。風盛焉能帆。皇帝曰。汝敢抗朕。而輾轉巧辨耶。大將曰。惟此曲不在臣。此語一發。衆皆肅然知忤。雷霆矣。而皇帝亦無語。此時威嚴之狀。毛髮爲竦。皇帝怒極。二頰純青。額筋暴露。卽舉鞭欲下。言曰。汝顛頽不慧之畜。則爲意大利語。斥之。以皇帝盛怒之時。竟忘法語。則操其土音。作科西嘉語。此時皇帝之鞭。幾欲加大將之首。大將卻退。以手按劍。言曰。陛下留意。皇帝大怒。揮鞭鞭地。其聲劃然。言曰。水師中將馬貢。汝前水師統帥。汝兼之。白魯意。汝於二十四點鐘中去蒲龍。至荷蘭。以待朕命。伯耳森尼中少尉日拉得。前少尉立前面。皇帝曰。朕命爾以麥歇特拉瓦耳。前至乎。

少尉曰特拉瓦耳候旨久。帝曰汝出少尉爲禮挺然遠出。皇帝以目視余。余聞人言凡英雄人視人光力直貫五臟而入。余今日幾於勞胸洞腹以待皇帝鑒觀。顧皇帝怒方已則復幻爲溫裕之容。言曰麥歇特拉瓦耳爾來助朕耶。余曰如聖旨。帝曰汝前此胡不趣來。余曰前此先臣未逝臣無歸國之期。帝曰若父非黨王乎。余又曰如聖旨。帝曰彼爲包本氏之忠臣矣。余曰臣父之志固如是。帝曰汝當知今日之法國無所謂王亦無所謂民。但羣爲法人則當爲法人立名而滌恥。包本之魯意汝見之耶。余曰曾一面之帝曰其貌不羈。余曰否亦自有儀表。帝殊不悅。遂前而執余耳。笑曰麥歇特拉瓦耳。汝乃未嫻朝儀。魯意屏跡。英倫日傳檄以鼓動天下。又安用者。余見法國王冠委棄於地。乃以劍末之鋒引而加之。余首泰來蘭德進曰陛下匪特以劍取王冠。卽法國全境甯非陛下。以一劍起之耶。帝視泰來蘭德似不以爲可謂書記官曰米尼瓦而朕今以特拉瓦耳授汝。朕方出閱砲隊歸時。尙與晤談。

帝語已立行。大將則魚貫而出。但余與書記尙居帳殿之中。書記衣黑衣。狀至溫裕。言曰。麥歇特拉瓦耳。此時宜進食矣。凡侍王躬第一義先飽飯以俟。帝起居無時。帝不御食。汝卽餕矣。余自思今日自晨及此。飢渴至矣。余曰。皇帝亦不御餐耶。余之間之者。以此書記甚仁惠。故縱言叩。皇帝事。書記曰。皇帝者。精鐵所爲。吾輩安可與比。吾會見皇帝治事至十八句鐘。初不御食。第飲咖啡一二杯而已。侍者至於不能自持。無論其他。即帳前走卒。亦不能敵皇帝之健旺。吾蒙國恩。署爲祕書。然自審此職。初非易易。有時皇帝口授玉音。吾書之。至於十一句鐘。尙未止。吾至於神昏腦憊矣。而皇帝所授文字。直同閒語。又未許更問。若失旨者。呵責立至。或至夜深。恒謂吾曰。米尼瓦。而汝趣書。書訖可歸寢。吾以爲止矣。皇帝第二語。卽曰。更四句鐘者畢矣。余曰。皇帝御飯不以時耶。書記曰。時固有定。皇帝恆出入之。以時論午餐之時已過。而皇帝出閱兵。尙未審其歸時。卽歸。如更有事者。及晚始追憶。今日之未進食。則恆語侍者。康斯弗德。傳餐。皇帝一發聲。餐當立至。余曰。午餐。以夜傳之焉可。口者。書記笑。

然但胡盧以書記侍中久言笑均未敢縱指一室曰此即御膳之房司膳者爲布雷而爲膳夫之副吾將問之彼治飯到第幾次矣即曰布雷而汝炙雞可幾次矣布雷而聞言頗蹙曰麥歇米尼瓦而此役艱哉因指案上炙雞者七皆冷矣又曰此第八雞且熟吾聞皇帝已出將割第九雞矣書記遂與余同出言曰爲皇帝治飯常如是也會憶一日至夜中十一句鐘始傳午餐然已割二十三雞矣皇帝食未求精惟一傳餐當早至皇帝御食但數餚不擇酒而飲一杯可爾常例飯後進冰乳然皇帝見輒咽之以故膳夫不敢置此於御前必飯罷始進余聞而駭忽見一御者引一亞刺伯馬過帳殿前有一卒手中抱乳豚過時則力擲此豚於馬前豚大嗥而奔馬如故行余不審卽問曰此何爲者書記曰此引馬之人卽上駟院官嘉爾定選馬以供御用者選馬時先震之以巨礮或以重鉅之物擲落馬背後更以小豚試之必令馬勿驚然後已以皇帝坐馬上恒有所思如睡如寐設馬不預調斗觸物而驚則皇帝下騎矣且曰汝不觀頭門之下有一少年鼾睡耶余曰見之書記曰彼卽睡中亦爲皇

帝供役汝信之耶。余曰此役良易爲書記曰但願他役悉如此人者足矣。此人名約瑟林登足之大小不逾皇帝分寸。皇帝每御輜履必令其先着可三日。汝不觀其人履上均以金爲紐耶。語時忽語一人曰麥歇考蘭可德胡不同至吾帳飲膳。此人高大衣服整潔進而與余二人爲禮曰麥歇米尼瓦而君平日不得間。吾爲皇帝司綱紀事然尙得偷閑今延吾飯獨不虞皇帝歸帳耶。書記曰百物皆備皇帝一歸吾尙能見即可入侍。乃顧余曰麥歇特拉瓦耳行軍草草幸勿見罪。余胃力健食至甘美。其尤美者則傾聽一人之言。彼二人者私論皇帝奇癖異秉乃得聞所未聞。考蘭可德語皇帝事尤縱肆不檢。先問余曰君在英國物議道皇帝如何。余曰未佳。曰吾見英報亦預知之。皇帝恆悅觀英報觀後必怒既怒復不輒觀。第一義告汝皇帝果至倫敦必封報館囚主筆。余曰第二義安在考蘭可德笑曰第二義必下廷旨極長告英父老謂此來非我夙心果英人要求改正教人爲王者則皇帝必曰朕與改正教宗旨同也。米尼瓦耳大驚曰汝言乃太肆當時皇帝之至埃及固有是言然以新定

之區不能不曲徇人意實則皇帝之爲人其入聖保羅禮拜堂及入回教之禮拜寺其誠切同也此蓋人君之偉度不能斥其無宗旨也考蘭可德曰皇帝之念母乃大周惟皇帝能思故全法之人咸無所用其據略米尼瓦而吾言爾當省之書記曰皇帝固不容人之聰明蓋謾前之過皇帝慎言吾所部必不取其標狡者但取平庸實則吾才尙不及庸直凡下耳考蘭可德曰實告汝天下仕宦以塞聰蔽明爲上聰明一露忌者至矣余曰法廷之上亦大有幹略之人考蘭可德曰有幹略而能不忌於皇帝亦保嗇其神理光不外溢故能全耳如各部大臣直畫諾而已名爲大帥亦等諸走卒之奉號令皇帝意殆欲使侍從及專閫之人皆如一身之所化者帝居中爲人則人人列侍咸視爲鏡鏡影中所現者均皇帝也第一鏡中卽爲財政大臣此大臣卽帝之化身但少別其名曰來白倫耳又一鏡則爲警部長亦皇帝所爲亦少別其名曰泰來蘭德凡鏡中閃閃見形無數綜之爲皇帝之一人卽如我考蘭可德爲皇帝綱紀之臣亦化身耳凡進退一廸走之人亦當請命於皇帝麥歇米尼瓦而

汝爲皇帝祕書曾否以己意作一詔勅耶矧皇帝多疑不欲羣臣黨結防黨禍之興皇帝且無利諸大將中皇帝恒以術間之令不睦試觀達伏斯忒之憾卑那度蘭司之恨伯西爾斯聶爾之惡馬西納可以見矣此數人相見但不至於拔刃相仇而已且人人之嗜好及其短長皇帝均了了舉輒中其所欲怒輒搗其所短知沙伐利之貪甘拔守里司之驕丟羅之鈍卑昔之愚泰來蘭德之好貨殖皇帝則執其短而用其長遂成皇帝之器物惟吾不自知其短或皇帝知之耳余曰皇帝一日安能了此萬幾書記曰汝言吾乃不能出口而答天縱之人令人莫測一日二十四句鐘皇帝理事至十八句鐘終日如是未有間也餘力尙能爲立法院院長院中人至於頭痛不止如鄙人者將來必死於皇帝之手爲包里恩後人顧吾雖死亦無怨言以吾躬雖勞皇帝之身初亦未泰考蘭可德曰是人爲法國萬不可少之人爾曾否憶及革命之時吾法禁如亂絲人人無受制之心咸欲制人革命之流此時但有皇帝足以拔我於亂中吾輩於是時百無所倚今居然得此擎天之柱爲我依賴麥歇米尼瓦

而吾輩初面皇帝時。皇帝之性質詎如是者。大而容人。與人無忤。當時百無所有。亦遇物而愛。每經皇帝盼睞所及。美人咸驚駭其瘦。行諸道上。人皆狼顧。皇帝旣瘠薄。且斜視下頰。突出如箕張。蓋吾所言。卽皇帝出自白蓮學堂爲少尉時。吾第一次見皇帝。卽決曰。斯人後來不登九五者。卽當躬被刑戮。今果南面矣。余曰。皇帝去白蓮卒業時。爲數僅十年。考蘭可德曰。然十年之中。出壁門入丟勒柳皇居矣。其間似有定數。直居人上。非人力所能遏抑。前此包里恩告我皇帝。在學堂中爲年尙稚已嶽嶽。有人君之度。喜怒褒貶。一如今日所爲。麥歇特拉瓦而會見太后乎。太后沈靖寡言笑。故能誕育皇躬。余觀米尼瓦而聞考蘭可德。縱肆之言爲狀甚慚。考蘭可德語余曰。今上非暴厲之君。不然。吾輩胡敢輕議其長短。以自取戾適。所言卽使皇帝聞之。亦當不怒。尙以此爲樂。蓋皇帝喜諛。卽其所短。若並此而無之。尙安名爲人。惟以人君論。卽於萬衆中高選。亦不能如皇帝之明達。有勇所爲。事力可兼人。其在三軍之中。深得士心。爲主則羣奴擁戴。且自來無自請休息之事。且全國搢紳之家。亦無一。

人儉約如皇帝者方其窮時則出其囊金助兄弟治所業及其富有天下雖在遠不遺以惠倫敦報中語指斥皇帝不遺餘力至以英太子較我皇帝試觀太子能及吾皇耶余曰英倫報中非揭皇帝私德蓋言過於吞逆民不堪命耳考蘭可德曰皇帝言同時中不能以英法並立於世必有死者始成獨立之王英國果敗者全球平矣今意大利既歸圖版奧國經我數覆其社稷卽更欲加兵亦復易易若日耳曼者已分裂不名雄邦至美洲者當以餘閒取之全世界之國度咸歸我有而足爲吾梗卽此一衣帶水之隔未加征服耳考蘭可德遙指海上余見風帆一白即鼐利孫水軍也此時水陸二雄軍彼此相讐而世界諸國咸張吻引目觀之乃不知其收場之所

第十二章

米尼瓦耳之帳可瞭皇帝帳殿乃不知吾輩傾談酣而忘倦耶或皇帝以他道入帳忽見有大尉衣羽林衣傳旨宣秘書米尼瓦耳顏色慘白噤不能聲言曰吾乃離職

爲至不幸事。考蘭可德吾先行矣。吾冠及佩刀又安在。麥歇特拉瓦耳趣行趣行。余見皇帝今日逐水師大將。又見書記如是張皇。知皇帝神威凜然。殊不易犯。時時諸大臣皆承望天顏。得其一笑。已出望外。或笑已。卽加以震怒。亦時有之。亦有在廣衆中申斥顧人之愛皇帝而宣力者。仍不敢少怠。及至直廬時。余曰。吾不入可乎。書記曰。是安可者。皇帝以麥歇授我。惟未知今日聖意如何。胡以皇帝入帳。吾乃不見。於是輕叩殿扉。司門者爲馬默路克啟而入。此廬爲余第一次入此屋敞而陳設。至樸素。四壁以銀灰紙糊之。屋頂作藍色。其中畫金色之鷹。以爪爪雷霆。天氣已暄。而尙有爐火。香氣芬芳。屋有橢圓之案。蒙以碧呢文卷。積疊其上。其旁有小書檯。御榻之上。皇帝高坐。四圍均朝紳。皇帝如不之覩。手小刃削楊臂。令木屑碎落。爲戲。余入時。皇帝怒目視書記曰。麥歇米尼瓦。而朕乃候汝耶。前此包里恩未逝。朕何嘗候彼。書記鞠躬謝過。皇帝曰。止勿舞白。今爾弗在朕已。自署稿汝爲抄之。書記執筆手顫。皇帝則負手垂首而行。如有所思。余見皇帝署稿墨瀋翻其上。余郤立門次。皇帝亦。

不。之。視。少。須。問。曰。書。就。乎。朕。尙。有。他。事。干。汝。書。記。執。筆。迴。顧。皇。帝。吃。吃。言。曰。陛。下。臣。
乃。句。皇。帝。曰。何。也。書。記。戰。兢。言。曰。御。書。臣。有。未。辨。者。皇。帝。曰。汝。知。是。中。何。言。亦。不。審。
其。大。略。耶。書。記。曰。得。母。營。中。須。芻。秣。帝。大。笑。然。其。笑。容。乃。類。孺。子。言。曰。汝。今。日。所。言。
乃。大。類。甘。拔。守。利。司。朕。前。此。以。書。告。以。馬。嵩。哥。戰。事。彼。乃。以。爲。輿。圖。詎。朕。書。汝。一。不。
省。乎。吾。書。乃。與。微。冷。梟。美。者。令。其。部。署。水。軍。今。朕。朗。誦。令。爾。書。之。遂。奪。其。紙。細。視。亦。
不。能。自。辨。則。擗。而。擗。之。因。曰。朕。口。述。示。汝。仍。負。手。閒。行。洋。洋。發。於。喉。際。乃。如。流。水。米。
尼。瓦。而。驚。悸。亡。魂。下。筆。追。逐。余。聞。皇。帝。所。言。乃。言。精。細。之。節。目。如。在。當。前。指。麾。纖。悉。
不。漏。至。於。船。名。不。特。一。一。脫。口。即。小。艇。位。置。亦。歷。歷。不。爽。匪。但。法。艦。一。一。能。指。其。名。
卽。英。艦。亦。精。熟。如。溫。舊。書。若。如。皇。帝。言。卽。老。於。水。師。者。亦。僅。如。此。不。能。過。也。然。皇。帝。
之。用。心。如。此。者。僅。五。十。分。之。一。余。大。駭。以。爲。天。人。皇。帝。此。時。雖。不。目。屬。於。余。度。其。心。
正。復。在。余。余。胡。以。知。之。以。皇。帝。語。旣。卽。對。余。曰。麥。歇。特。拉。瓦。耳。汝。心。殆。謂。我。胡。以。精。
熟。於。水。師。然。朕。之。宗。旨。百。事。必。躬。親。不。盡。假。人。果。使。包。本。之。族。亦。如。朕。勤。政。則。其。裔。

胄。何。至。淪。於。英。國。之。霧。中。余。曰。陛。下。天。縱。他。人。又。胡。能。勉。強。而。及。皇。帝。曰。不。然。人。惟。
有。恆。有。統。始。續。續。爲。之。而。條。條。不。紊。朕。腦。中。似。有。無。數。小。合。各。部。陳。列。朕。欲。何。取。者。
卽。發。何。合。朕。之。記。性。於。古。今。年。號。及。人。姓。地。名。尙。非。記。性。之。佳。者。然。綜。括。大。略。及。一。
接。人。之。面。容。雖。歷。久。皆。憶。及。之。夫。以。朕。所。距。地。宜。憶。之。事。良。多。卽。如。適。來。所。見。朕。方。
發。海。軍。之。合。又。有。一。合。則。儲。法。國。海。口。及。形。勢。之。圖。譬。如。吾。兵。政。大。臣。語。朕。以。邊。防。
朕。將。告。以。沃。斯。登。中。尙。少。二。礮。蓋。朕。之。腦。中。尙。有一。合。記。法。國。陸。軍。之。人。數。語。已。謂。
一。人。曰。卑。昔。將。軍。朕。合。中。紀。載。得。母。誤。乎。卽。見。有。一。人。方。倚。窗。敵。其。指。甲。卽。鞠。躬。對。
曰。臣。但。覺。陛。下。不。止。但。記。其。數。幾。於。人。人。皆。識。其。名。皇。帝。曰。前。此。與。朕。同。征。埃。及。者。
朕。幾。匪。人。不。識。麥。歇。特。拉。瓦。耳。朕。尙。有一。合。載。內。政。事。凡。國。中。路。途。橋。梁。制。造。之。事。
下。逮。法。律。財。政。殖。民。之。地。意。大。利。荷。蘭。各。部。分。每。一。事。亦。各。列。一。合。麥。歇。聽。之。今。日。
帝。於。法。國。胡。能。衣。八。碼。長。之。銀。鼠。長。岐。令。人。引。之。或。在。風。丹。白。露。圍。中。行。獵。余。頗。憶。
亡。親。引。余。面。包。本。王。魯。意。魯。意。意。氣。至。驕。貴。以。勢。卜。之。其。人。固。不。足。以。帝。今。日。之。法。

國。余沈吟未答。帝曰。朕言何如此時。帝立火次。以驛尖撥爐中。熾炭無憚。焚灼余則。敬謝曰。如陛下言。皇帝曰。朕亦知爾。平日重我汝。前曾同一人在逆旅中飲酒。汝極力右我。余聞言大驚。亦憶及實有其事。顧皇帝何從知之。皇帝曰。汝何爲右我。余對曰。小臣出之誠心。亦不自覺。其如是。皇帝曰。丈夫行事。安有不自覺。在汝當日。以身冒險。右我亦不計。其瀕於死與丐。朕之恩。但問爾此心之宗旨。又安在。余曰。小臣之所以服陛下者。以陛下實爲祖國要人。余與皇帝語時。皇帝則閒行於屋中。時時以單面之眼鏡。顧其侍臣。或取巨玳瑁之鼻煙壺。取煙納之鼻。觀然時落其屑。余答時。皇帝大悅。復力前取余之耳。絕痛呼曰。吾友汝言良眞。朕固悉心爲法國也。朕必依法國爲世界中第一國。且必令諸國之王每歲來朝。正朔果吾子孫加冕時。必以諸名王爲之捧衣。語至此。忽變其色。曰。朕究爲何人。盡力者其聲微。其色憂。作小語曰。吾子孫又安在。少須復曰。吾適欲用兵英國。汝亦適從英來。英人恐乎。曾恐朕卽乘虛直搗否。余曰。彼人妨皇帝不能飛渡。以彼陸軍之人頗妬水師。以爲勝着均水師。

占。卻。陸。軍。不。復。自。展。其。長。皇。帝。曰。彼。陸。軍。安。有。人。余。曰。軍。數。固。少。然。皆。自。入。於。籍。尺。
皇。帝。曰。非。徵。兵。乎。因。以。左。脚。作。徵。踢。狀。似。英。軍。已。爲。皇。帝。轔。尖。所。蹴。盡。矣。言。曰。朕。將。
十。萬。陸。軍。在。坎。忒。及。色。塞。克。司。登。陸。計。以。一。萬。人。之。命。與。彼。搏。戰。至。於。第。三。日。朕。至。
倫。敦。矣。執。彼。宰。相。及。大。商。輿。報。館。之。主。筆。令。彼。出。兵。費。一。萬。萬。鎊。即。以。富。人。之。財。賙。
其。貧。人。用。沛。朕。恩。並。令。蘇。格。蘭。阿。爾。蘭。獨。立。守。憲。法。令。彼。二。國。高。於。英。國。且。離。間。其。
人。俾。不。相。附。麗。並。悉。其。水。師。並。殖。民。地。予。我。軍。始。行。不。爾。屯。其。國。弗。去。必。如。是。者。
朕。始。混。一。區。宇。可。卜。百。年。之。承。平。余。聞。言。證。以。平。日。人。言。皇。帝。之。豪。概。乃。一。一。胞。合。
皇。帝。之。用。心。足。以。彌。綸。寰。宇。其。細。處。則。又。盡。人。所。不。能。至。俄。頃。之。間。言。將。席。卷。東。亞。
少。須。卽。立。表。部。署。兵。糧。而。靈。魂。大。類。於。詩。翁。而。心。思。則。又。同。於。良。賈。雅。俗。兼。合。宜。爲。
世。之。偉。人。足。以。怖。人。萬。萬。矣。惟。自。思。皇。帝。初。不。浪。言。何。由。語。余。以。軍。事。意。豈。余。爲。王。
黨。之。後。或。通。諸。同。逃。之。人。令。彼。歸。朝。耶。皇。帝。語。已。不。聽。余。行。仍。令。余。立。諸。其。側。觀。
帝。部。署。庶。政。余。見。皇。帝。言。事。無。大。無。小。兼。綜。條。貫。指。麾。無。不如。意。有。時。皇。帝。與。軍。政。

司。言。人。馬。禦。冬。之。費。又。與。考。蘭。可。德。論。宮。中。用。度。意。欲。減。其。糜。費。以。資。軍。國。且。曰。吾。
甯。儉。吾。家。不。儉。吾。國。朕。當。軍。官。少。尉。時。歲。入。僅。一。千。二。百。佛。郎。朕。得。之。甚。裕。如。今。卽。
縮。歸。舊。觀。如。往。日。清。貧。朕。亦。無。忤。若。如。今。日。宮。中。之。費。非。重。節。之。不。可。爾。簿。中。言。宮。

中。一。日。需。咖。啡。一。百。五。十。五。杯。加。以。糖。四。佛。郎。一。磅。咖。啡。五。佛。郎。一。磅。則。一。杯。可。值。

二。十。數。法。圖。今。後。咖。啡。宜。有。定。制。卽。馬。秣。亦。巨。今。日。芻。秣。每。一。馬。一。禮。拜。中。可。七。八。

佛。郎。爲。已。足。今。天。廄。中。乃。有。馬。百。二。匹。胡。如。是。之。多。余。見。皇。帝。方。縱。舍。數。千。百。萬。金。
圓。爲。軍。實。計。而。幾。分。鐘。中。乃。計。及。毫。末。無。復。遺。漏。斯。亦。奇。矣。俄。論。天。下。俄。論。芻。秣。然。
皇。帝。語。時。時。以。目。屬。余。意。欲。余。知。皇。帝。之。能。余。自。思。屋。中。均。朝。紳。胡。乃。屬。意。及。余。
至。於。今。日。方。知。自。余。歸。朝。後。王。黨。續。續。而。至。爲。帝。效。命。帝。之。重。余。將。以。余。爲。其。機。械。
也。皇。帝。忽。復。語。余。曰。麥。歇。特。拉。瓦。耳。朕。所。行。事。汝。皆。見。之。汝。能。悉。心。佐。朕。否。余。曰。微。
臣。幸。乞。陛。下。收。錄。帝。笑。曰。朕。有。時。至。暴。烈。今。日。處。白。魯。意。汝。已。見。之。須。知。人。人。各。有。
應。盡。之。責。無。論。貴。賤。紀。律。須。嚴。朕。怒。時。至。咽。爲。止。萬。不。令。此。客。氣。衝。入。腦。中。以。亂。記。

憶之性。今御醫考尾沙貳在此。汝問彼朕之脈息極舒徐。卽見有人笑罵言曰。陛下之脈固緩然御食太促。帝戲之曰。黠哉。汝乃揭朕之短。復顧余曰。彼人妬我。以我不御藥。彼不試其技。故言此謗朕。朕固食促。正以國事急。不能久久滯於食案。噫吾飯尙未御耶。康斯甘德趣以膳至。康斯甘德曰。陛下逾御食之時已五點鐘。帝曰。趣進康斯甘德。曰。伊沙貝候於帳殿之外。彼所製之木人已畢。藝帝曰。入之。余見一人似自遠道歸手中挈巨箱。帝曰。伊沙貝。朕命爾可二日矣。其人曰。以采辦者。昨日始至。臣手足皆瘁。無敢少逸。帝曰。形式皆具乎。其人曰。具。帝曰。汝一一陳之案上。伊沙貝啟箱。則滿裝小木人。長可七八寸。皆麗服。余初不之解。後此方知。皇帝欲改服制。先以木人具形式。驗其稱身與否。帝執女象衣行獵之衣。冠白羽之冠。帝曰。此何式者。伊沙貝曰。此爲皇后備行獵。帝曰。腰圍太高。復執一男子之象。衣草綠之衣。伊沙貝曰。此爲虞司。帝謂將軍曰。卑昔此服爾服之。汝以爲適否。又曰。衣絳者誰。伊沙貝曰。此爲度支大臣。帝曰。衣紫者何。曰。內務大臣。帝大笑。如孺子之得玩。具陳列。諦視者。

久乃命藏之。言曰：伊沙貝汝尙能經心到此。明日付之級者，問需此須幾許者。惟告勒腦曼特。後此仍浮冒如前者。當下獄。謂余曰：特拉瓦耳。譬如爾多財者，能否爲爾尤勁尼以二萬五千佛郎製一衣者。余大驚。皇帝何爲知我。尤勁尼事吾婚姻之事。乃在皇帝。一日萬機之中。尤良不可測矣。此時凝目不言。但注視皇帝。帝以手拊余肩。其意甚樂。張其蔚藍之眼。若有所思。時則轉蔚藍爲暗碧。及怒時。則化爲鐵色。此時皇帝言曰：適朕言爾逆旅與人小飲。事爾駭今茲及爾瑣瑣婚媾事汝尤駭矣。果此等事朕皆弗知。則朕所遣之偵探人。人人皆宜駢戮矣。余曰：陛下何爲屬意及小人卑瑣事。帝曰：汝尙能謙。後此官高時。幸勿喪此謙冲之德。在汝以爲爾事。無涉於朕耶。余曰：小臣愚闇。莫測高深。帝曰：爾叔祖爲誰。余曰：卽大主教孟忒摩倫西特拉瓦耳。帝曰：然。其人安在。余曰：在日耳曼。帝曰：然。彼又何須遜遯異國。朕將處之諾忒而丹。且爾之大表兄爲誰。余曰：爲德羅漢公爵。帝曰：又安在。余曰：居倫敦。帝曰：諾。彼胡不至丟勒柳。汝苟來何求。不獲朕自思。朕一日失勢。如包本氏。不審能有忠臣如。

此輩否卑。昔汝前亦引其耳曰。汝能如此。二人忠於我否。卑昔曰。臣乃不明陛下所言。此時人人皆傾耳欲聞卑昔之言。帝曰。朕之間汝。卽謂後日遯荒。汝能侍我否。卑昔曰。殊不如聖慮。帝哂曰。汝尙爲誠實之言。卑昔曰。臣決不能拋撇宗國。帝曰。何也。卑昔曰。死耳。帝大笑曰。有人言卑昔武人不長於辭。然以朕觀之。蓋亦深於辭者。然爾之忠篤朕固知之矣。語泰來蘭德曰。朕知汝決不同行。汝易一新主。卽有一副天才。素性然耳。余覺皇帝所言多窮於不能答。故侍中者人人自危。顧今日見泰來蘭德爲帝所詰。適中其隱。惟不審作如何奏對。但見泰來蘭德以手倚杖。初若無事似皇帝與之謔浪。乃亦以謔浪報。帝曰。陛下謂新主賜臣厚臣。卽逐利而降乎。帝曰。我意殊如此。且決泰來蘭德曰。此正難於置對。然亦當視新主祿臣之厚薄。臣事陛下。陛下歲祿臣二十萬。而此身又爲歐羅巴第一外務大臣。臣思卽有新君所賜。亦未必多。逾陛下。然必過於陛下者。臣方輸心其人。或更令臣爲帝者。其利或逾於大臣。帝曰。人安能使爾爲帝。既不爲帝。則當忠事寡人矣。語時以目視泰來蘭德。不已忽。

曰謔浪已矣尙有正事語汝汝及馬丹格藍特情素如何果見愛者娶之否則須割席而處我朝深不欲爾有醜聲傳播於外余聞言大駭以爲隱闕之事皇帝不應宣之於衆然皇帝之性固好如是謂天下斷無隱闕事儘足爲人言之專制之力至於社席之事亦加以精神泰來蘭德聞言微哂啟曰臣識彼久欲論娶者殊非臣所欲帝亦笑曰馬丹人頗聰慧朕觀其人與人語甚有條理泰來蘭德笑曰婦人過於狡黠亦非佳事須知果賢慧者以順夫爲德非是則刦制其夫矣帝曰以朕觀之世間聰明之婦貴在能歛其聰明法國之女至可怖畏其聰明恒逾於男子須知男子之娶婦娶其心非娶其腦何以智術鬪進卽如王妃苟恃寵者國事卽敗其手汝觀亨利第四魯意十四均婦言是用婦口之毒厲階實甚彼胡不事其事日以針黹自娛特拉瓦耳汝以朕言爲何如者余不能答帝曰若爾之年正未必閱歷及此昔者吾妻入門巴黎人咸私議謂布哈奴意將軍之婦胡爲嫁此碌碌之波柰巴當時吾二人情好至篤方朕在軍時一日曾作九書與吾后今茲識之矣若以汝之年又如何

能辨者汝之尤勁尼得母爲舒色爾公爵從女余曰然帝曰定聘耶余曰定矣帝搖首曰麥歎汝欲事朕者則媒妁之事亦當待朕爲之汝試思汝爲朕躬臣子胡能聽爾娶朕仇家之女余曰尤勁尼歸朝之心一如微臣帝曰似彼妾者何知反正自少聞其父母之言必有一旦炸裂其性我今爲爾選妻今日少暇同朕面王后彼間美人多矣此時康司丹得入帝曰何事曰外間有少女求面皇帝敬取進止帝大笑曰女郎耶吾營中多鬚者今得無鬚者觀之亦佳彼妹之來何爲曰彼名爲西比爾褒納克帝曰此爲老褒納克女矣特拉瓦耳女非爾中表乎余曰然帝曰彼所居堡爲爾舊物余曰然帝沈吟視余曰汝之來爲復先疇乎余曰否立誓自言不以祖遺爲嗜帝曰此念良佳天下須求自立先疇何爲至爾先人之堡余萬不能爲力苟一歸故主則衆堡久已易人如何一一規復甯非滋亂且吾所部之得封邑其先皆別有主者余一舉手衆心皆動必有叛者須知彼人之居吾下堡必歸之烏能移易惟爾妹之來何故務宣之入時西比爾遂應聲入殿顏色慘白且悲而眼光突射似有

寃待白者初不畏懼。皇帝曰：女郎何爲見朕？西比爾四顧見余，膽力愈偉。敵皇帝曰：臣女之來殆有所陳。乞。皇帝曰：若父爲褒納克，何事不可言者。恣言之。女曰：臣女初不託賴父蔭。今日特自乞恩於皇帝。請赦一罪。人曰：羅星勒沙。其此人以謀爲不軌，乃爲羽林大將所獲。實則孱弱，一書生卽有所圖，亦屬空談。無濟實事，惟與惡人爲徒。故墜入濁流，無可復救。皇帝怒曰：汝言書生耶？朕謂其人良險，暴遂出一告密之書，觀之觀已言曰：此囚乃有佳運，竟得淑女爲之乞哀。西比爾二頰皆赤，以皇帝方目注其人，則垂首不復敢仰。皇帝曰：以其人品而論，似不值以爾爲妻。女曰：臣女但乞陛下道此螻蟻之命。帝曰：女郎所求在義，不復可允。朕居此竟有二黨仇朕，一爲王黨，一則民黨。朕前以寬典曲恕其人，而縱恣乃竟無藝。自加度代而及膝，秦公爵伏誅。王黨始稍斂迹，今不能不誅此人以戒飭民黨。余此時旁立私念，表妹如此清標，胡乃代賊乞命？女聞帝言，將加刑戮，顏色頓變如死人，眼波盈盈含淚言曰：陛下仰體上帝及太后仁慈，幸赦是人。語時即長跽於地，請以頭顱力保此人，不叛皇帝。

立。起。他。行。以。手。麾。之。曰。汝。所。陳。請。朕。安。能。許。朕。言。不。再。汝。何。爲。者。詎。此。叛。逆。之。事。乃。
以。一。女。子。遂。置。勿。間。耶。且。民。黨。更。跳。染。不。可。遏。制。今。茲。弗。翦。羽。翼。成。矣。帝。語。時。聲。色。
皆。厲。大。率。似。已。無。望。然。西。比。爾。仍。長。踞。弗。起。天。下。惟。女。子。爲。情。人。乞。恩。乃。爾。尙。嗚。咽。
言。曰。陛。下。幸。聽。臣。言。羅。星。萬。不。足。以。禍。帝。帝。曰。朕。焉。恤。其。能。爲。禍。與。否。殺。之。適。足。以。
警。來。者。女。曰。陛。下。但。恕。其。命。臣。決。其。不。更。爲。亂。且。忠。事。國。家。皇。帝。曰。此。讐。言。也。康。斯。
丹。得。及。余。遂。扶。起。西。比。爾。皇。帝。謂。余。曰。麥。歇。特。拉。瓦。耳。汝。佳。汝。慎。扶。此。女。郎。外。出。彼。
所。求。事。朕。烏。能。從。女。尙。以。淚。眼。視。皇。帝。冀。有。萬。一。之。得。尙。曰。陛。下。適。言。殺。一。黨。人。以。
警。衆。胡。爲。不。戮。都。薩。帝。曰。逃。矣。不。逃。焉。得。生。女。曰。此。人。始。爲。禍。首。羅。星。之。處。黨。人。中。
卽。都。薩。與。臣。父。密。謀。以。傾。陷。之。陛。下。果。戢。黨。凶。宜。間。戎。首。帝。曰。此。二。人。均。可。殺。惟。此。
人。斯。得。都。薩。未。禽。耳。女。曰。設。臣。女。能。得。都。薩。者。得。贖。羅。星。之。罪。否。帝。沈。吟。久。曰。果。得。
都。薩。則。羅。星。或。不。死。女。曰。此。事。不。能。一。日。二。日。計。帝。曰。爲。時。若。何。女。曰。可。一。禮。拜。帝。
曰。然。則。緩。決。羅。星。至。一。禮。拜。矣。果。得。都。薩。羅。星。卽。生。若。逾。期。不。至。第。八。日。羅。星。身。首。

判矣。今不復多言。麥歇特拉瓦耳以女郎出。朕尙有機務。爾俟之。更一日夜中當同爾往朝皇后。

第十三章

余扶女出帳。然同來之少尉尙遲予於殿外。一見西比爾卽曰。女公子所求事允耶。女不答。搖首以報。少尉曰。我久知之。陛下之心。胡能遽動。然女公子敢叩天闕。膽力可云至鉅。鄙人在戰場中力突堅圍。初不惴慄。惟一面。皇帝則格格不復能言。然今日之事。不獲濟。鄙人甚爲女公子悲之。語時淚盈於睫。低首不言。余非悲憫西比爾者。幾欲失聲而笑。女謂余曰。今日入帳道遇少尉日拉德。至有德性。乃引我近殿門。聞吾悲梗。乃爲我戚戚不已。余曰。西比爾阿兄何嘗不如是者。爾爲羅星乞恩。直安琪兒之晤。對上帝。世界男子得爾至情。乃大有福。惟此人能否配及淑人。則不敢知矣。西比爾聞余言似不直。羅星則大弗悅。曰。兄與皇帝似皆未識。羅星此人志量之高。直類詩家。人人爭証。以私而高明。弗疑。遂至爲小人所蠱。若都薩者窮凶極惡。無

可。加。憐。彼。曾。力。殺。五。人。吾。思。斯。人。不。得。法。國。必。無。甯。日。表。兄。魯。意。吾。圖。此。人。兄。能。助。我。乎。少。尉。見。女。與。余。言。則。妬。形。於。色。卽。進。曰。女。公。子。能。否。允。我。少。效。其。勞。女。曰。能。得。二。君。助。我。奚。患。弗。得。此。賊。苟。有。奉。求。必。自。陳。請。今。尙。欲。請。少。尉。導。我。出。此。壁。門。也。語。已。上。馬。余。馬。亦。適。在。門。則。亦。同。少。尉。上。馬。送。之。既。出。壁。門。女。回。首。向。余。曰。我。行。矣。二。君。允。我。助。力。或。不。食。言。余。曰。妹。氏。勿。憂。少。尉。曰。我。乃。不。惜。性。命。力。踐。此。言。女。曰。得。二。君。見。助。吾。心。泰。矣。微。笑。與。余。及。少。尉。點。首。力。鞭。其。馬。向。堡。而。去。余。沈。吟。不。能。自。決。計。此。備。弱。女。子。胡。能。力。取。都。薩。意。豈。爲。夫。心。偏。生。其。急。智。正。能。爲。沙。伐。利。富。炭。所。不。能。至。之。事。亦。正。難。言。余。勒。馬。將。行。忽。見。少。尉。引。目。望。西。比。爾。去。路。送。其。情。影。自。言。曰。日。拉。德。汝。得。彼。爲。妻。始。云。良。匹。如。此。膽。幹。如。此。風。姿。見。皇。帝。乃。凜。凜。無。懼。真。女。傑。哉。日。無。論。生。死。吾。皆。助。之。余。曰。彼。在。皇。帝。前。矢。擒。都。薩。少。尉。曰。此。大。佳。事。余。曰。都。薩。既。得。

羅星或可生也。語出少尉立變其色。然至忠篤。仍曰吾代彼行事。女郎能悅者。即此事吾亦冒爲無恆也。君明日若短軍械者。吾有刀奉餉。大抵女郎欲圖賊必先告君。君勿怒。中亦必告我。說已卽行。逾四日。余乃不得西比爾書。而余舅亦不以書示余。余自至蒲龍城。以行篋無多。則賃小屋而住。所居與聖阿格司丁禮拜堂隔鄰。余老後尙至舊日所居處流連久之。見余故居陳設如恒。而吾身亦覺自歸朝以後。初無更變。但對鏡已增無數皺紋。更望窗外本屯皇帝大軍二十餘萬。今日海灘寂然。無復行帳。此等變遷之巨。若別有天地非人間者。余是時賃屋後。卽以人往取行篋。第二事則當少購衣服。以余旦晚將供奉內廷。不宜以敝服雜入朝貴。且皇帝性質。余習知之。朝中但許一人渾樸。侍從皆當華服。余亦不學時樣之衣。不然且得罪。余居寓中。皇帝初不宣召。至第五日。丟羅大將至。言皇帝宣勅召汝。且以馬車賜汝。言朝罷。卽至白里克朝皇后。余立行至帳殿外。居直廬候勅。康斯丹得啟。殿扉入余。皇帝背面向爐。卽以韓跟倒踢爐沿。不止。外部大臣及大將軍卑昔咸在米尼瓦而坐於

書案以待草制。帝見余點首呼曰：麥歇特拉瓦耳汝表妹所言得消息乎？余啓曰：未也。帝曰：我思其人必不能了此。惟余甚願其成功所得之因。余何慮之？若都薩者，則不能不備。都薩不至，則不能不戮其人，以示戒。此時天已垂暮，康斯丹得以火燃燭。皇帝止之曰：朕性喜垂暮之光，麥歇特拉瓦耳汝居霧中久，或惡明乎？朕思英人之模糊，亦如墜霧中不爾。報言胡以不實？至此語已取英國報紙擲之於地，卽以足蹴入爐中。言曰：孰爲主筆？惟具齷齪之心胸，執筆於破屋之中，乃敢語及天下之事？朕恨報館至矣。有人至欲在巴黎創立語時顧外部大臣曰：泰來蘭德汝意不如是耶？以朕觀之，何必多事？但有毛尼討報能爲政府宣勞，此外何須多報？以亂人意。大臣曰：以臣之意，與其隱中仇臣不如明目張膽斥我流墨之禍輕於流血也。陛下之仇，但能舞文陛下身擁五十萬健兒，何恤此喋喋者？皇帝曰：汝乃大愚。據爾所言，則朕之王冠詎即傳之祖父？即使得之祖父，亦不能以九五之尊，乃聽報館持吾長短，包本氏御宇，聾聳聽人指斥？今包本又安在者？當時亦有瑞士羽林宿衛，乃置之不用。

若能如朕之憲兵者。國會又烏能成立。實告汝。有時行事。不能用王道。但刀光一瞥。大事定矣。汝輩苟於此時。慎用其刀。則此刀卽將加爾頭頸。且並加諸數千萬人之頭頸。語已坐於御座。伸足於地。爐火之光映及天顏。大類詩家及哲學家。殊不類殺人百萬之雄主。余恆聞人言。無二影同者。此非畫師之多變。正以皇帝喜怒無恆。隨地變幻。令人不可捉摸。帝若在靜時觀之。風姿則又甚妍媚。不如其恆狀。忽皇帝曰。泰來蘭德。爾生平專言實際。若朕在此黃昏中。聞海濤之聲。往往萌生其幻想。苟聞連縣之雅樂。則幻想亦復奔湊。當此之時。神志飛越。有空一切。掃一切之概。又往往念及東方。東方之人多如蠻蛭。然亦惟有此間方能縱英雄之手段。稱霸於全球。朕思及一千七百九十八年。用兵亞洲。果能精練。彼間之人驅至歐洲。搏戰。則更成奇觀。果朕戰勝西利亞者所謀。或能倖遂。惟愛克爾之敗。又復移步換形矣。或埃及在余掌握。則印度亦在囊中。身騎巨象。手執自著之考蘭經。以勸化部人。從我新教。顧余生太晚。不及有此矣。須知英雄奄有全球。必當以大將而兼教主。亞力山大自稱。

爲猶彼得後身。人人乃崇信之。然人心愈幻。人腦愈靈。此等語。乃不足欺抵其人。果余對人言。爲神人轉刲而泰來蘭德。第一先開口而笑。通國詩人。均將題詩壁間。嘲詆無已。皇帝之言。初非告人。蓋揭其心之思想。傳爲音吐而已。祕書米尼瓦而曾告余曰。皇帝有時靜坐。往往自述其心思。諸大臣則屏息而立。甯神以待防。皇帝心定。卽欲叩人以事。此時皇帝又言曰。凡大雄主。須兵力。尤須教力。以朕觀之。伏人靈魂。較之。伏人體魄。爲至。故蘇丹。身爲教長。又爲元戎。卽羅馬之皇。亦復身兼二事。若朕者。亦當兼此。始無遺憾。今日法國。尙人人歸仰教皇。較朕爲摯。故朕欲總握此權。則世界方臻安謐。當使歐洲。但有一皇。深居巴黎。各國名王。皆受印號。然後。始號爲太。平一統之天。蓋二力同等。見則必爭。終當決之。以勝負。以法國地據中樞。合其財力。及史材。而論在勢。宜長。全球。今日耳曼已四分五裂。俄國又爲野蠻。英倫則爲島國。此外。尙有何雄。正惟法蘭西耳。余聞皇帝言。因憶在莫時。莫人語我。此砲兵皇帝。不死。世無甯宇。茲皇帝。衍衍而言。余益信。莫人不爲欺我矣。時康斯丹。得以咖啡入寘。

諸圓几之上。皇帝飲之。然後復以背就榻。以目視火首。則下垂言曰。到此大一統時。各國名王當在立一行殿。爲朝聘會盟之所。朕將推廣巴黎之城。及於非色野離宮。朕意欲振巴黎。不審巴黎人能肆力以副朕躬。期許否耶。實則巴黎之人非朕所愛。即彼亦非輸心於朕者。以當時朕曾巨砲斃此城。人人將不能釋憾於我。今彼亦知更欲蠢動者。朕將復施此策。惟朕之威力能制伏巴黎人。並能使其寅畏。但不動其愛。朕之心顧朕之榮。顯巴黎人亦云至矣。幾奴亞之寶藏。微臬司之名畫。及雕刻之象。羅馬宮中之寶物。今悉在吾羅佛爾庫藏之中。此非余一人之戰功耶。而巴黎之人心。仍躍躍思逞。無復稱意之時。今茲相見。咸人人執冠迎我。我若敗績歸朝者。則人人將伸拳而向我矣。以巴黎人之浮桺。朕可以一一描劃其醜狀。魯意十四之能。自安於巴黎者。正以兵力足威四裔。魯意十五之能。憾懼安於大寶。亦禁網至寬。一無所問。不肖者安之。迨至魯意十六。則息兵而嚴法。於是魯意十六之頭斷矣。指大臣曰。魯意十六之死。泰來蘭德汝不與其事耶。大臣曰。陛下恕臣。臣之宗旨主和平。

不尙激烈也。帝曰：汝固不與其變。然魯意十六之死，汝亦未嘗爲悲也。大臣曰：惟魯意十六之死，故皇帝方御大寶此天之錫陛下也。此語大似漢書外戚傳中耿青對哀帝語令人捧腹帝曰：泰來蘭德聽之。天下有我躬卽令我登峯而造極。何人能抑我使下者？汝尙憶當日余

及爾定堪布福迷僂條約時，朕年未及三十，卽知法國寶位已空而待余，余卽立踐

其上，無復疑駭。但覺法國之亂適爲余一人作驅誅耳。且余困時與朕兄羅星同居

小屋，一禮拜中特數佛郎自活。然已心知其有今日。若謂朕有異常之符瑞，朕固無

有。也在學堂中亦未甚聰慧。同學五十八人，朕次居第四十二。舍算學外，餘課咸不

及格。汝知何事至此？正以人人用功之時，朕方凝思撫有天下耳。即身體而論，亦未

精。强吾父得胃癰，朕之秉受，卽帶先人之遺疾。一日與吾父及妹氏加羅林同赴巴

黎至李希路街遇警蹕出，余脫冠面皇。帝不已孰知後此之警蹕者，卽道左科西嘉。

小兒耶？此語與漢高祖項羽之觀始皇等其聲吻中外史事固有同者然當時心中自思：皇帝何由尊貴至此？我乃

弗能語。時見康斯丹德立御前，帝曰：汝何事者？康斯丹德附耳作小語。帝曰：然。朕招

之來彼今至耶。曰至矣。帝曰得毋居於複室。曰然。泰來蘭德以目視卑昔且出。帝曰汝輩勿行。康斯丹得來。然吾燈命車以半旬鐘駕。泰來蘭德汝檢點朕與奧國皇帝國書得無誤否。謂書記曰米尼瓦而此白雷斯忒修築船塢之奏章。汝檢是中要著爲我別書一紙。書後置之案上。明日侵晨五旬鐘朕自臨觀。卑昔聽之。明日大軍以七點鐘下船。能於三點中全軍悉登戰艦。則更妙。特拉瓦耳汝少待於此。半旬鐘後。余及汝朝皇后也。屋中人人。帝皆部勒竟。遂入複室。康斯丹得爲啟御障。余彷彿見有粉霞衣角。警然遂隱。卑昔以指自敲。無言。泰來蘭德則微笑。視卑昔米尼瓦而則捧書稿盈寸。掬愁於面。無聊至不可耐。康斯丹得躡步無聲。以燭四燃。大臣微問卑昔曰。今日美人當值者爲誰。卑昔曰。卽某部頭也。大臣曰。西班牙女郎眷衰耶。卑昔曰。否。昨日尙至御營。大臣曰。子爵之夫人如何。卑昔曰。彼僑居是間。備皇帝不時召。幸大臣微哂。述皇帝調彼之言曰。宮庭之中。幸勿撓亂。言已就。余曰。麥歇特拉瓦耳請見告。英國中王黨如何舉動。足下亦箇中人。彼人所謀。當能領略。詎魯意尙圖。

復辟乎。如是可十分鐘。余悉大臣意。尙持兩端。方余語時。康斯丹得惚遽奔入。似有重憂。言曰。麥歇泰來蘭德大事去矣。此詎吾人所料。大臣曰。何也。曰。吾今告皇帝乎。皇后已臨殿外矣。復曰。入矣。

第十四章

康斯丹得一言。卑昔及泰來蘭德皆愕然。卑昔出迎。欲止皇后。康斯丹得欲啟御障。顧乃不敢。方欲問計於大臣。而皇后已同一侍者雅步入宮。皇后頑頑有莊容。莊中帶媚麗人也。衣黑絨之衣。領袖均麗。銀色花邊冠亦純黑。上翹駝鳥之翎。色純白。同行之女侍。身材略卑。冠亦常冠。惟雙目瑩然如秋水。入時。皇后以小銀鍊引小狗。既入。則以狗授黑人羅斯登。曰。汝勿令此狗入門。陛下惡狗。余旣入此間。勿觸陛下之怒。顧大臣曰。麥歇泰來蘭德卿無恙乎。余及馬丹雷母沙以車。遼海濱觀風物。適過是間。朝皇帝。今日曾否。幸余帳殿。今皇帝不在此。固已行耶。大臣鞠躬。言曰。陛下適在此。后曰。今日余在行殿中燕客。陛下允余下責。惟陛下日萬機。幸麥歇泰來蘭德。

諫。陛下勿過勞聖躬。聖躬清健堅實。如鑄顧碌碌。如是亦正非計。邇來神經之病。不日輒發。凡事必躬親爲羣臣率顧將不堪奈何。且法國今日之時。正陛下。苟復改口言曰。陛下果安在大臣曰。行且至矣。后曰。余且坐候皇帝。見米尼瓦而方伏案書。即曰。麥歇米尼瓦而卿事多如蝟。寡人憐汝耳。前此麥歇包里恩固已勞不可耐。卿乃過之。因曰。馬丹雷母沙汝卽此火次少坐。馬丹遜謝。后曰。汝何妨卽火。顧康斯丹得。曰。汝以斃鯨授馬丹。蓋后之待人至溫存而變貼。故國人恒愛重皇后。卽有惄於皇帝亦無不禮於后。後此離婚居馬而美仁宮。人人咸爲后悲。卽爲此也。帝生平凌踐他。人以恣己。欲事不勝。指惟廢后一節。人人指斥爲一生失德之最巨者。時后坐處爲帝適所坐者。余立侍竊觀皇后之御容。並思其列傳。后起家爲砲隊中少尉之愛女。生平兩嫁夫。一爲勳爵。一則當今后年長皇帝六歲。方余見時。后年已四十有二。而自燈光中遠坐。尙似三十許人也。容光態度。咸類少女。眉目極媚。云其少日。固麗絕一時也。第生長南服。較北產爲易老。而修飾至精。能以脂粉掩光陰之痕迹。凡接

見臣僚或居寶座或坐油壁之車。瞽眼相逢美麗仍足驚衆。若在明燈之下。則粉痕脂色微不掩其玉容。上之皺紋顧光澤縱遙少時而妙目流波。特天然之尤物。脣櫻至小。常作笑容。但不欲少露其齒。此婦人常格也。至於微步及乎臨去秋波。向人嬌娜中。卻含尊貴坐時。常以檀香之木。擲諸火中。意態如畫。余觀之木然如癡。后曰。帝喜聞此馨。鼻觀甚精。余所未聞者。帝皆聞之。大臣曰。皇帝聰明豈第在此。世界纖微之事。甯能欺皇帝耶。后曰。然余甚恐帝之稽吾簿籍。至一絲一粒。皆不足以欺皇帝。每簿中少涉模糊。帝必窮索。至於明徹。然後已。顧余曰。此少年爲誰。麥歇乃未爲寡人引見大臣。即述余投効之意。並余姓名。后卽起爲余賀。意至殷渥。言曰。寡人見皇帝獎拔。皆多忠勇之臣。至爲國家慶得人也。自前此炸藥之事出陛下。一日不在余側。余日省省憂。惟身在行間。則刺客或不能至。余聞昨日又獲一客。大臣曰。前日得客時。此少年亦目擊其狀。后驚問余。以獲魯意羅星事爲語。甚憊遽。且夥。余幾不能條舉以答。后曰。都薩尙未獲耶。余尙微聞有一女郎。將以術值取此客。有之耶。果此。

客既獲則其聘夫或免於死有之乎余曰此女郎卽小臣之表妹名曰西比爾裏納克后笑曰麥歇特拉瓦耳歸朝才數日耳而國家大政一一間涉於卿亦大奇矣若妹甚佳麗皇帝曾對余言之明日引入帳殿見余可乎語已復俯身取檀香忽從地上得一物則大駭不止余觀之皇帝所御常冠也后怒而起立視此冠訖復怒視大臣曰麥歇泰來蘭德卿不言陛下出耶此冠胡在殿中大臣鞠躬謝曰幸皇后陛下赦臣適臣啟奏未嘗言陛下出也后曰汝適何言大臣曰臣適言陛下方在此后曰卿言摸稜必有欺寡人者大臣曰臣所知者以實啟陛下胡敢欺隱后以目視大衆言曰大將軍卑昔幸見告皇帝安在卑昔焦悚無措以冠自轉蒼皇言曰臣所知亦但如外務大臣蓋剛出此屋后曰以何門出卑昔尤惶遽無措言曰啟陛下臣殊昧昧皇后之目遂引及余余汗出如灌不知所對但有祈天請命幸上帝有靈幸免死難此時后視余無言視其女友曰馬丹雷母沙旣諸臣不爲寡人言寡人當自起覓皇帝后卽起向御幔行馬丹知狀不敢隨皇后則徐步卻退余素審皇帝有外遇蓋

人人言之。英人尤詳。皇帝自謂功蓋天下。行幸外婦。殊無所恤。而皇后每逢此事。恆發暴怒。雖大臣在側。而亦無憚。此一次果得幄中人者。帳殿中又將崩沸矣。泰來蘭德。此時以手掩脣。面壁。聲息皆止。卑昔戰競。自弄其冠。顛倒十數。莫知爲計。余癡立如木人。惟康斯丹得尙力前至。皇后言曰。請陛下少坐。臣入啟。皇帝后大怒。曰。帝在此中耶。余知之矣。必欲揚皇帝之隱。斥康斯丹得曰。汝行汝鳥。敢遮寡人。不聽前耶。康斯丹得曰。容臣宣言。啟皇帝后曰。我自能宣。趣步引幙。闌然遽入。衆皆肅然。少須后疾出。如逃皇帝。則如追后狀。且追且詈。后大震。旣奔出戶。侍者亦出。遂據爐。次坐。帝立后前。頓足而肆詈。先斥康斯丹得曰。汝乃敢如是侮朕。詎汝無知。覺乎。朕自行其私。乃不見許於爾輩。朕自由人。乃爲一婦人。追逐如狗。之趁臺。詎人人有自由。朕獨無有。斥后曰。約瑟芬。爾我二人至此。義斷矣。吾前此尙夷猶。弗決。今茲決矣。時屋中咸思逃越。顧帝未嘗聽余出。蓋帝之視余輩。如無物。故余亦不敢遽出。帝性質至怪。凡有隱事。恆對衆揭之。以辱皇后。后此時亦但有爲常婦人應爲之事。掩面而哭。

至悲。腰既下俯。粉頸已照人眼光矣。馬丹雷母沙亦哭。助皇后悲哀。當皇帝置聲少
斷處。而此二人嗚咽之聲已間出。有時后亦指斥皇帝數語。然后每一言。帝必作數
十惡語報之。或怒極。則擲其鼻煙之壺。立碎其狀大類驕恣之兒。恣其蠻性者。帝曰。
凡人咸有範圍。然範圍安能加朕。朕不嘗語汝人倫道德。直庸才記以勾人者。於朕
何涉。朕又烏知有人倫道德者。汝試思朕何如。主乃爲社會中所束縛。后且哭。且言。
曰。帝獨無感情耶。帝曰。世界偉人。胡情能感。偉人者自斷。欲行何事。一決即行。無復
質問於衆。惟汝當受範於我。每事宜自稟。承帝平日理屈於人。則屏其本事。別揭他
事。以搗人之短。前此但自護其短。今則變法。反攻皇后之短。言曰。朕批勒脣曼特縫。
紉之帳目。汝去年製衣。何許耶。凡一百四十襲。其中有數襲。值二萬五千佛郎。吾聞
爾衣笥中。衣可六百襲。竟有未加御服者。馬丹雷母沙汝當知。我言非僞。后曰。拿破
倫汝不言。我宜盛服耶。帝曰。朕亦曾告汝。浪擲金錢乎。汝經年所購。羹之費。我可
儲之。養兩聯隊之健卒。果兩軍相持不決。更得此兩聯隊者。不甯勝耶。雖然。苟有一

節。約瑟芬聽之來勿佛耳之寶石及金鑽亦我使爾購得耶。彼一日以帳向我。我乃弗承其值。彼後此更以是來者。我將令羽林送之詔獄。卽汝之紉工亦隨往。顧皇帝之怒。其來至暴。其去亦至迅。此時皇帝怒色忽霽。至米尼瓦耳案次。觀其作書米尼瓦。而聲息都渺。但有疾書少須。皇帝微笑。近皇后前。以手微拊后肩曰。約瑟芬。後此勿再糜費。凡寶石金鑽均醜婦用以妝飾。汝美何須此者。前此與爾定情時。汝何嘗盛服朕沈醉於汝。他婦人又焉及汝者。約瑟芬汝何故必逼我爲不特意事。吾骨肉之親。汝歸矣。勿冒寒自窘。后曰。拿破侖今日過我乎。后此時見帝厚愛。立止其涕。然仍以巾蒙面。非仍涕也。以淚滋粉漬斑駭盈其腮頰。不欲令帝見之。帝曰。朕必至且車亦已駕。隨爾同行。謂左右曰。康斯丹得汝侍皇后登輦。卑昔汝傳旨令軍士登舟。乎。泰來蘭德汝前朕將示爾以部署葡萄牙及西班牙略麥歇特拉瓦耳汝侍皇。后前朕與若在皇后帳殿中相見。

后所駐白里克村爲地絕狹小。以皇后駐蹕。士女遊觀者遂夥。實則蒲龍地博於白里。克列屋亦多。然帝命如此。后弗得弗承。聖旨以羣臣事帝。未敢矢口言不可二字。以此皇后侍從之人及命婦與臧獲之輩充斥。乃不得下榻之所。至於竹籬茅舍。亦下榻都滿。舍其非色野富麗之離宮。及風丹白露處此湫隘之地。人咸不豫。余侍皇后行時。后卽車中賜余側坐。道中覩皇后似適來之事已過。若雲煙但絮絮問余家事。其意甚誠切。其間余聘妻尤勁尼。尤委婉此題。余亦雅有文章。后聞言每每歎息。稱可。馬丹雷母沙。則竊笑於吾側。后曰汝終必迎。尤勁尼面寡人於宮中。似此旣賢且美之名姝。安忍委之英倫村舍之內。且爾定情事。曾陳奏皇帝乎。余啟曰陛下似已夙聞之矣。后曰帝何事不知者。帝聰明殆出天授。汝適不聞。皇帝斥余購金剛石及寶石事。乎來勿佛耳。以寶賣余。時無第三人覺者。而皇帝已知之了了。第皇帝聞爾定情尙有何語。余啟曰陛下言微臣伉儷之約。必皇帝主之。后搖首太息曰麥歇特拉瓦耳。此事滋險。皇帝之意。儘足據一女郎。且晚興。若成禮而尤不能以口舌興。

辨皇帝指婚之事已不一而足。然寡人尙能爲爾。陳情於皇帝用成爾美。余鞠躬謝皇后時車已近皇后帳殿內臣及羽林衛士咸侍立門外。后下車及馬丹咸入內寢晚。以備夜宴侍皇帝飲。余則有人引入廣廳。客已續續而至。廳中初無盛飾。但如村間富人之居。牆上所糊紙亦非貴品。几案均黑木所制。惟牆上及案上萬燭交輝。廳中左右均有複室。隔以珠簾。室中似適有人作葉子戲。戲具尙陳。案上來賓男女間雜。女飾至炫麗。均皇帝示以制度。客雜文武文臣常服。武士戎裝。金碧照眼。大致多麗服。不尙節嗇。帝雖崇儉。然女子不爲靚妝。則帝必弗悅。時朝紳命婦服飾一皆聽諸朝制。無敢同異。計自包本遜荒後。其中民黨崇儉樸。至是流風頓渺。余入客廳中。則蟠伏屋隅。無敢進與客語。忽見有人引余衣。則余舅囊納克也。引余之手。僞爲誠切之狀。言曰。吾親見之。魯意老夫今日之來。正爲汝來也。果使朝會應集。然苟非爲汝者。則遠道胡能至。吾聞皇帝優汝行且大用。然舅氏已稱述汝美於帝。言陛下果優是人。則足以安反側。且使包本舊人輸心於皇室。余明知舅氏言僞。則亦陽。

浮。道。與。之。而。神。情。至。淡。泊。舅。亦。知。之。言。曰。汝。必。未。能。忘。我。宿。憾。惟。吾。甥。不。當。憾。我。當。
日。之。謀。本。悉。爲。爾。且。吾。年。已。老。體。復。羸。憊。而。祕。密。之。偵。探。又。息。息。蹈。乎。危。機。身。後。但。
餘。一。女。擁。產。復。豐。孰。得。吾。女。者。卽。有。吾。產。西。比。爾。貌。亦。不。惡。爾。勿。以。當。日。與。我。微。忤。
遂。謂。其。婦。德。之。有。闕。蓋。微。忤。非。其。素。性。也。今。欲。問。爾。爾。近。日。宗。旨。能。與。老。夫。契。合。否。
想。相。隔。數。日。或。能。激。慮。一。思。余。曰。朝。初。未。思。此。事。幸。舅。勿。言。舅。不。言。忽。舉。其。毒。眼。視。
余。曰。此。事。決。矣。然。老。夫。固。欲。爾。承。襲。吾。產。用。心。非。惡。爾。當。知。之。須。知。當。日。非。我。以。命。
救。汝。則。汝。六。尺。之。軀。已。飽。蝦。蟻。於。土。中。矣。余。曰。相。救。之。事。在。舅。固。有。別。謀。舅。氏。曰。然。
惟。余。固。有。私。而。拔。汝。於。難。其。事。良。確。汝。胡。介。於。我。如。是。得。母。以。先。疇。歸。我。乃。鞅。鞅。
不。復。去。懷。余。曰。非。也。舅。曰。然。則。何。事。余。本。欲。以。舅。之。忍。心。害。理。斥。其。生。平。至。於。力。逼。
其。妻。攘。奪。吾。產。一。一。告。之。既。而。又。思。是。爲。帝。后。行。宮。胡。能。以。私。事。與。舅。齟。齧。乃。忍。而。
弗。答。舅。見。狀。卽。曰。此。尙。何。術。然。吾。意。固。善。今。本。欲。以。手。振。汝。以。吾。之。居。法。國。甚。蒙。皇。
帝。寵。眷。今。尙。有一。事。奉。干。余。曰。何。也。舅。曰。吾。家。尙。有。爾。先。世。遺。物。卽。若。父。佩。刀。圖。書。

及書札咸在余所。此等物固爾之所欲得爲紀念者。爾以何時間可至吾堡。挈爾家遺物而去。吾心亦爲之釋然。余初不疑。即曰謝舅氏。甥旦晚必至。舅作忽遽之狀。如幸遂其願。欲者問余曰。汝以何時見貺。余見而大疑。視舅氏不已似覺其得意之色。余因憶西比爾告余當事。事留意。因曰。茲不能遽行。尙未知皇帝何命。果得駐足之所。再行奉謁。舅曰。可。或更一二禮拜亦無害。惟老夫決盼惠臨。惟勿爽約。特拉瓦家人。固不打妄語者。復與余接手。卽人叢而去。舅去後。余思此約必且有詐。又聞有人呼我。視之則考蘭可忒也。意氣甚盛。向余而趨。言曰。麥歇特拉瓦耳。汝第一次與宴矣。或不至於寂寞。此間大有爾先世之故交。吾爲爾介紹。行且齎集爾前祕書告我。麥歇久處帝側。乃不一識朝貴。或未通名。及之。故覲面如不相識。余曰。僅有大將數人。恒在帝前。時一見之。吾知聶爾將軍爲赤髮卑那度將軍。爲鳥吻。僅此而已。考蘭可忒曰。然試觀圓頂者。非拉迫乎。與之深談者。卽爲白奴。此一班人至此與宴。咸拘拘於朝儀。不盡快其意旨。余曰。何也。考蘭可忒曰。此等人出身寒細。束之以禮較。

之衝鋒陷陣爲苦。試觀此輩行道皆省慎防踐命婦長裙其狀至奢。且皇帝尤不許其叫囂作俗狀。皇帝自治則否。帝語其人曰汝輩在軍爲大將。在朝宣學爲大臣。顧此蠢蠢之人無論何地咸不檢其偷惡或積習成性無能改也。試觀拉迫面上刀癩無數。乃欲與麗人周旋其狀逾醜。此時余見與拉迫同話之女郎奔集其母肘下而拉迫方自搔首想必以偷語開罪麗人故奔避之不暇。余曰彼衣白衣冠金鑽之冠者爲誰考蘭可忒曰此爲馬丹繆拉卽大公主加羅林也。其人固美乃不如其妹馬利亞彼遙立者是也。其與語之老母汝知爲誰卽太后也。后亦奇女子清靖溫肅之容令人見而起敬。后今日之恭儉尙如在科西嘉爲村律師夫人時同其省約恒自言富貴非久據之物當預儲蓄爲退休地。時繆拉已近余側考蘭可忒曰繆拉汝久聞今當以重兵馳突於英倫縱將軍所欲矣。繆拉者余知爲逆旅小子今功名乃蓋世無匹。靜觀其人身旣貴顯神宇凜然目光四射惟亂髮蒙頭脣亦至厚足見出身之寒微。繆拉聞言答曰吾聞英國多溝洫籬落於吾馬殊不便馳突吾亦思早日渡

海不爾宿重兵於無用之地澆花灌樹人人將變爲農夫矣考蘭可忒曰適廷旨明日以兵登舟確乎繆拉曰雖登必且折歸吾水師大將微冷臬夫言非盡驅英國水師渡海亦正非易考蘭可忒曰康斯丹得語我今日皇帝晨起翕脣作馬而白魯克調皇帝平日如此恆大出兵繆拉曰康斯丹得乃聰慧能知皇帝用心以我思之皇帝不長於音樂又安知馬而白魯克及馬賽所以分析處因曰后出矣汝試觀其美如何者此時皇后果蒞命婦數人隨行滿堂之人皆起鞠躬爲禮后衣玫瑰色之燕衣滿身閃閃作星光則爛銀所製瑩瑩小鏡也若在他人服之則類女優獨皇后御之雅有態度髻上戴金剛石所製爲麥穗之步搖行時寶光四閃顏色溫和遇羣客皆作笑容見者均去其煩猥之態而親禮皇后余聳然言曰皇后如是盛德麗容羣下見之孰不存瞻仰之心者考蘭可忒見繆拉行後言曰后如此尊貴其眇而視之者尙有一家之人汝試觀帝妹之容如何者余見加羅林及馬利亞目光隨皇后而轉頗軟軟作恨容且時時作色鄙薄皇后忽見馬丹繆拉近太后前作數語太后笑

之。以。鼻。其。狀。甚。忍。考。蘭。可。忒。曰。君。亦。知。帝。家。人。胡。以。不。直。於。皇。后。蓋。謂。拿。破。侖。爲。彼。
骨。肉。而。姊。妹。但。稱。公。主。即。諸。王。如。約。瑟。羅。星。亦。無。一。不。恨。皇。后。前。此。加。冕。之。時。約。瑟。
及。羅。星。咸。爲。后。尙。衣。恆。欲。令。其。失。儀。帝。知。狀。則。立。止。之。實。告。汝。彼。一。家。究。爲。科。西。嘉。
中。寒。人。不。能。語。以。皇。家。之。儀。範。余。此。時。見。皇。后。似。不。知。有。人。鄙。夷。其。後。則。四。周。爲。禮。
無。一。不。懷。其。意。無。論。所。見。何。人。必。有。語。令。其。滿。意。時。后。旁。有。一。戎。裝。偉。麗。之。少。年。后。
見。之。則。時。時。加。以。撫。慰。考。蘭。可。忒。曰。此。爲。后。前。夫。之。子。曰。克。勒。蒲。哈。奴。意。余。曰。此。爲。
后。子。耶。吾。觀。之。爲。年。似。長。於。后。考。蘭。可。忒。笑。曰。后。初。嫁。蒲。哈。奴。意。爲。年。方。十六。後。此。
其。子。從。軍。西。利。亞。及。埃。及。長。在。烈。日。暴。風。之。中。烘。炙。故。年。貌。幾。長。於。后。汝。又。不。觀。偉。
體。衣。淨。潔。之。衣。與。后。親。手。者。此。爲。何。人。是。爲。名。優。塔。而。馬。當。帝。微。時。恆。被。其。周。恤。皇。
帝。既。貴。不。忘。舊。恩。卽。泰。來。蘭。德。之。躬。被。殊。寵。亦。正。爲。此。方。帝。未。征。埃。及。泰。來。蘭。德。假。
以。十。萬。佛。郎。今。帝。雖。不。信。其。人。殊。不。能。屏。舊。情。而。加。以。罪。戾。帝。爲。人。了。於。恩。怨。睚。眥。
必。復。一。飯。不。忘。果。人。有。恩。於。帝。雖。死。罪。猶。足。肆。赦。卽。爲。効。力。者。亦。然。今。茲。有。御。者。長。

日。洪醉以當日在馬。嗚哥大戰曾致其果力。故雖蒙罪。眚皇帝一無所問。考蘭可忒語已出與命婦言。余仍一人獨立。思皇帝之爲人。忽如英雄。忽如驕子。變幻無定。好醜互見。乃不辨皇帝爲何等人。帝誠爲法國倚重之人。凡爲之宣力者。卽宣力於法國。顧是人能服人。究能使人親愛之耶。此事殊令人莫解。而尙論者。仍復難定。余見滿堂之人。盡忘客禮。有人或至複室。鬪葉子戲。而余仍立隅陬。歷觀貴紳命婦之在吾眼。一一微爲品評。似此類皆極一時貴幸。而前此十年人不知名。今則威望震天下矣。去余未遠處。則聶爾蘭司繆拉同立談笑。一如軍中。此三人者。後此二爲人殺。一則死於戰場。而今日之樂。則並不知後來之死。所尙有一人。侏儒而近中年。倚牆而立。似非甯謐之狀。其人似亦孤特。余憫其同病。則卽而與語。侏儒大悅。然操法語殊格。後此則作英語。謂余曰。客不審英語乎。此間法國之人。竟無一知英語者。余曰。鄙人知之。鄙人半生居英國。詎足下亦英人乎。吾聞英人自背阿敏司。凡英人僑寓者悉下獄。有之乎。其人曰。僕非英人。美洲人也。名曰洛勃忒竊。而登今日之與宴。

非復乘興而來。以吾有獨出之妙想。果能行者。則海軍之力可以擴張。盡改舊時之遲鈍。今欲請之皇帝。使究此藝。今日特來取進止於皇帝。余大異之。卽曰。足下之妙想。所製爲何船。洛勃忒一一告余。余匿笑。以此人狂易發也。彼言能製一船。船中然火。無論逆流反風。均可破浪而過。又言用巨管。納以火藥。敵舟一觸立碎。尙有不經之語。令人捧腹。余此時大笑以爲晦氣。乃遇此人。至於後此。思維當日滿堂大將及老謀壯事之皇帝。足以旋轉天地。反覆世界。乃不如此侏儒樸齋。之美國人。神力之巨。計畫之精也。此時忽聞羣客皆肅似學堂中羣兒。沸亂之時。見教習入。萬聲都寂。卽復室鬪葉子之聲亦立止。人人端立。如有所伺。余見門次有藍衣者。衣上加以紅帶斜拖之人。進矣。蓋皇帝之主宴。爲狀至異。有時議論侃侃。與衆爲樂。一自登極以後。此態遂歛。有時威稜四觸。無論何人。咸加申斥。無復假以顏色。然常宴則多無言。沈寂如有所思。苟有問者。但微答以詞。爲狀甚厲。每皇帝起。則衆爲釋然。如脫重負。今日皇帝臨幸。似於皇后宿愴未消。顏色甚肅。眉蹙而口喎。余所立地去門未遠。皇

帝入門。眼光已注及余。於是以手按余肩。言曰。麥歇特拉瓦耳汝前。因回視一瘦人。曰。甘拔守里司汝乃大愚。汝不言舊時王黨。決不事朕。且永永以英國爲家。汝誤矣。此人爲特拉瓦耳巨家之後。今亦攀鱗附翼而來。謂余曰。特拉瓦耳。從今以後汝常爲朕宿衛之臣。惟朕是從。余受皇帝不次之擢。亦知皇帝之爲此意。不專爲我。爲招反側之人。蓋以我爲之幌耳。惟余之歸朝。爲効祖國而來。今則爲皇帝恩倖之臣。於宗旨殊悖心戚戚然。轉形踧躇。少須。余益弗甯。見皇帝在筵間。驕恣已極。匪人不加以唾斥。帝嘗語人。朕爲人間第一人。每逢婦人。亦無禮衷。仍行之以蹇傲。旣入門。面列將氣尙溫裕。咸加禮意。至遇其姊妹。則嚴厲如對廝走。及見皇后。則尤傲兀。言曰。胡爲汝復裹髮以紅絲。人言婦人雖不任事。尙能修飾。其衣今觀汝所爲。乃並衣不能理矣。後此更爲此服。吾將投之火中。如前此之領巾矣。后自如對曰。拿破倫乃大不近情。今日愛而明日憎。令人捫捉不得。髻飾果不中程者。吾明日易之矣。此時羣客見皇帝至。則列侍如闕。一甬道讓皇帝前。余則仍隨皇帝。帝行可數武。忽立而語。

后曰。約瑟勞我告爾。平生不悅胖碩之女人。后曰。憶之。帝曰。然則馬丹希勿魯胡以在。是后曰。拿破倫馬丹安能謂碩。帝曰。此狀已逾常度。朕良不欲面其人。又指一人曰。此爲誰。余視之。則爲青年藍衣之女郎。女郎見皇帝。努目。則股弁不已。后曰。此爲百爾日落姑娘。帝曰。汝生幾年矣。女曰。啟陛下。臣女二十三歲矣。帝曰。在時宜嫁。大抵女子至二十三。於禮當嫁。汝今胡不嫁者。百爾日落羞不能答。后進曰。相憎難耳。帝曰。難在是乎。朕當爲爾相夫。則四顧侍臣。余疎不能聲。而皇帝眼光已注及余。帝曰。麥歇特拉瓦耳。汝宜有妻。今且容朕思之。復又指一黑衣少年曰。汝何名。少年曰。臣爲格來忒里。爲陛下司樂。帝曰。朕數見爾矣。第不憶爾名。復又指一人曰。汝爲誰。其人曰。臣爲約瑟歇尼爾。帝曰。汝前此曾爲長篇古詩。然未佳也。詩之篇名。朕亦弗憶。爾亦近有所作乎。其人曰。臣近得新著。已繕寫進。呈乞陛下鑒定。帝曰。有之。第朕一日萬機。安能及此。其最可惜者。法國如此。名都乃無詩人潤色。鴻業朕前此數年。戰績非得荷馬及佛亟耳。大家編爲鎌吹歌詞。胡足紀朕大功於宇宙。恨朕之思力。

但能手造列國不能培植詩人汝今試言法國詩人誰爲戛然居首者其人曰拉信帝曰汝又妄矣考尼里高似拉信也朕不留心於音樂而詩之精神朕一覽卽得故舍形式而論精神則考尼里高耳果使與朕同時朕將立以爲相惜乎先朕而生不相臣屬可憾也此人之詩洞悉人情匪人所及且汝近又何作其人曰臣方纂述亨利事帝曰茲事太近朕殊不欲以近時政治事演於劇場以朕思之不如爲亞力山大時事復指格來忒里曰汝爲誰其人啟曰臣仍爲格來忒里樂人也帝覺而慚則徐步前趣至於複室門次有數命婦攢立處帝問一人曰馬丹朕觀爾邁日行蹤較前勝矣前此聞人頗不直於爾嘖嘖有煩言女聞言啟曰敢問陛下外人道臣何事者帝曰朕聞人言述爾名姓咸與拉沙耳大佐並舉女曰陛下此爲無稽謔語大足傷臣名譽帝曰或然惟無稽之談胡以攢集爾身則亦不幸極矣前此爾與拉迫大將之中軍事則似實矣第此等事幸勿更蹈前轍又指一女郎曰汝爲誰啟曰臣女爲百里高德帝曰生幾年矣女曰二十帝曰汝胡瘦損至是語已復面一婦人曰馬

丹波斯美仁汝。胡爲恒着灰色之衣而髻上恒着月形之鑽飾。胡不更易其新者。女曰陛下吾節蓋新製非舊也。帝曰然則爾。前次所衣着及首飾必與此同。朕久觀之生厭倦矣。後此勿爾。勿爾馬丹雷母沙朕賜金非少。胡不揮霍。馬丹曰時時用陛下所賜矣。帝曰朕聞爾去馬車不御又何也。朕所賜金非命爾儲之銀行正欲爾張其外觀。後此朕更至巴黎汝當仍御故車勿吝此箋箋者指一少年曰白奴汝乃不務正業朕聞爾博而大負白奴鹵莽答曰陛下我乃不辰實告陛下連博皆得十點安得不負。帝曰孺子乃不知生事之難今負博進幾許白奴曰爲數四萬帝曰汝明日往面來白倫當爲汝籌所以償博徒者。朕惟與爾爲土龍舊人故爾。白奴曰敬謝陛下。帝曰汝與拉迫及拉沙耳在軍中最爲下品。後此勿再縱博復謂一婦人曰馬丹披加特汝過袒其胸朕不欲觀爾狀態若如此態卽絕代美人亦增其醜矧在汝耶謂后曰約瑟芬朕欲歸寢半句鐘後汝當來誦詩以引吾睡。朕今日憊甚惟汝欲朕至爲主人故不能不加酬接。麥歇特拉瓦耳朕寢時汝可勿侍語已直入於是上至

皇后下至趨走之人見皇帝入人人如釋重負談笑自如而縱博之聲復大作如恒狀。

第十六章

讀吾書者當知余歸國後所目接之事已畢叙矣然所可驚怪者莫如皇帝得皇帝行狀覺法國中縱有奇觀悉爲所掩今已久遠尙覺法皇之爲人好爲人上無一日下人者殆事敗去死亦近至於皇帝生平戰績史中所有者悉不之記所記者惟余歸國時之所見其所未竟者則都薩之收場及余舅精舍中事耳皇后延客之明日去皇帝允西北爾得賊而肆赦其夫事可一日耳在余心固不必盼事之成全此畏縮無膽之小夫顧以表妹之故不能不出余力是日午後余於寓中見表妹及沙伐利將軍同賚二頰皆頰而面容有得意色知事有端兆矣女語余曰表兄魯意妹不言可得此人耶今已得其跡兆故遄至兄處以兄允我同捉是人沙伐利聳肩語余曰此姑娘乃不令我以兵同往西北爾曰以兵萬不濟求得此人非匿迹銷聲不可

彼一見大兵則更逃。一逃卽永無更得之日。吾安能遽聽之去。但以今日論已危如朝露。沙伐利曰。實則三數人已足。亦不必更領多人。惟適言更有一人。非少尉某耶。西比爾曰。日拉德也。騎隊中人。沙伐利曰。其人至勇。今卽我及特拉瓦耳與少尉行矣。余曰。匪所不從。將軍謂西比爾曰。敢問都薩踪跡所在。女曰。居紅磨坊中。將軍曰。此地已經余偵。乃不得其人。女曰。將軍去以何時。將軍曰。前二日耳。西比爾曰。二日之前。弗在。今乃復至。吾知有婦人曰惹安。包德而與賊善。昨日見惹安。以筐賣酒。及果赴坊。今晨復見此婦。迴旋坊之左右。見人輒愕。吾因知都薩之必窟其中。將軍曰。然則安可久稽。果少延。則消息漏。彼潛英國矣。然紅磨坊地勢高。兵行必爲所瞭。女郎所謀。至當無謬。余曰。將軍將取以何法。將軍謂余曰。吾先與女郎各歸。君一點鐘後。以常服至吾壁。女則僞爲尋常行道之人。吾亦往尋日拉德。均變服往。惟當攜手槍。都薩險人不易取。吾今爲備。一馬送君。余於一點鐘後至壁門。夕陽已落。其赤如火。然入時。乃不見沙伐利。但見一偉碩之人。衣方縛馬韁。去其人數武。又

有一圉人引二馬此二馬中一卽余所乘面帝者圉人則日拉德村人則將軍也將軍曰吾以此往或不致人疑駭行矣勿誤余生平冒險事間亦爲之然今日之險實異於恒狀此時余挾二槍於腰下騎駿馬自笑跼伏莫倫久今忽變偵探之服以取都薩迨老而迴憶少年之事強半遺忘惟此事則一閉目間已厯厯如見余馬旣離蒲倫即沿沮洳海灘行久久頗望見格魯斯堡余行次將軍引余馬右轉至一小坡下見紅磚之磨房巍然在目紅牆爲斜日所映赤乃如血余見門外有巨車載米無算忽見有女人以手掩其眉四盼如有所覓將軍曰試觀此狀都薩必在其中不爾無須此偵探也吾輩繞山下行勿爲所見一至門彼逃無所矣余曰與其緩不及事不若加鞭趨進不甯佳耶將軍曰路崎難行不如更行長道爲無恙且遠行必不謂爲探騎趨前且疑疑則事敗於是仍徐徐行作無意狀忽聞有異聲卽見此女引目視余騎失聲而號以將軍及少尉雖變服仍有雄糾之概竟爲此女所得但見解其領巾向空而颶沙伐利見狀卽馳馬赴之余及少尉亦鞭馬而前旣至百步之間斗

見一人自門而出。引首四顧。余見虬鬢繞頰。卽辨其爲都薩。都薩見我。復入力閉其扉。將軍曰。日拉德汝以窗口入時。墻上有方窗。少尉卽下馬健跳入。窗啟。關頭上血淋漓不止。余趣入。少尉曰。賊伏樓上。將軍曰。彼焉能逃。汝頭面胡爲有血。無巨創乎。少尉曰。入窗爲玻璃所觸。無傷也。將軍曰。趣出爾槍坊中人。又安往。時有侏儒出。曰。我是也。君來如盜踪。何爲且越窗入吾方。臨案觀書。忽見一人越窗而入。玻璃之屑碎落吾身。吾此間有惡客。足以了我。君乃助其鋒耶。將軍曰。汝所指之惡客。卽天下首惡都薩矣。主人曰。不名都薩。曰毛利司。爲綱商。將軍曰。勿論何人。吾奉勅求此囚。主人大駭。曰。小人亦不審其爲誰。其來也。但言得假息之地。予值至豐。小人亦未推求。當此亂世。卽爲良人。亦未必能辨。今旣奉勅。小人亦勿沮。惟此人初無他謬。適得一書。狀乃如狂。將軍曰。是何書。汝恣言之。勿吝。少涉吞吐。禍且不測。主人曰。其人吾乃不識。爲一女子。賣而與之者。自得此書。乃狂跳言欲格殺一人。將軍曰。今且登樓。留馬於次門。想樓高必難縱越而下。我以槍向之。則當自降。樓梯者。環曲登樓者。

也。登時見一小甬道。有枯草一積。知都薩必宿於此。顧乃不見其人。然尙有梯。意必伏其上。更登則小門扃焉。將軍曰。都薩汝降乎。欲逃必且無所。但聞門中大笑曰。我安能降。惟與爾輩議。能如議者。我束手出。且吾尙有一事未了。須以夜來畢之。汝輩今夕果不圍我。我明日必赴壁門。自首。蓋我逋負人財。今夕方審主人翁耳。將軍曰。爾所請事。決不汝允。都薩曰。允我者。汝不幾省事耶。將軍曰。否。汝但降。都薩曰。然則汝自煩擾。將軍曰。衆來起此門。而鑰竇中斗出一彈。從余耳際過。中牆上。余尙力抉其門。門厚。然年久而樞爛。三人力抉門。遂開。各以槍進。則室空無人。將軍曰。賊安往。此爲高頂。安有潛身之地。屋中積米囊無數。其上有窗。窗下有槍。口中尙帶餘烟。余輩自窗中探首而視。則皆失聲而呼。樓窗去地絕高。自樓下躍。決無生理。惟門外有車。高積米囊。都薩卽躍據米囊之上。幸不死。顧雖如是。都薩亦伏而喘息。及聞余聲。則向上揚其拳。示勇。下車。騎沙伐利之馬。加鞭而奔。長鬚飄然於馬上。余槍已不能及。三人乃同下樓。其行已遠時。只有二馬。余及少尉以馬追之。天色且晚。都薩所行。

處。左爲海灘。若赴灘行者。奔亦莫及。顧乃向內地行。余時時防其左旋。賊乃不爾。余自思。賊奔內嚮。安有生機。而賊初不迴顧。但以馬前趣。余及少尉馬亦神快。追亦浸近。因思必有追及之一時。惟恐偶不之顧。地生路僻。必且失賊。有時爲阜所蔽。不見賊踪。則余心恐恐然。及下阜見之。始安。乃復進。已復不見。然相距僅二百步。乃不審其轉入何所。少尉曰。左轉有路。今且嚮左而追。賊亦必左嚮耳。余曰。右嚮有小路。安知其不趨小路行也。少尉曰。我左而汝右。如何。余曰。待之。吾聞有馬蹄聲也。少尉曰。然此時忽見沙伐利之馬奔近。余前上乃無人。此卽都薩盜騎而去者。余曰。是人必在近處。少尉卽下馬四覓。余亦下。引馬而行。見白石巨穴在焉。少尉曰。必不在是。余恍然大悟。適坊人言得一書。欲殺一人。是必知余舅之懷。反側將報仇。也是必其所眷之婦人。知狀。以書示其人。適云今日姑。縱其人。明日束身歸帳。卽復爲此。顧旣在石壙中。下馬必知地穴所在。闖然潛入。余乍一經。乃尋覓石門。不得。方余覓時。沙伐利亦已步及。余旣得洞先行。二人乃漫步隨余而進。旣無燈燭。則以手捫索而前。余

記吾舅以燈引道爲道弗修今日暗行頗覺地道遂逾往日沙伐利在後罵詈不止少尉止之曰汝勿聲吾微聞前洞有聲余聽之果有啟扉之聲沙伐利曰前趣取之此遭必不能脫惟余頗省省然憂以爲余舅引余至此時門上必有秘栓都薩之能關是必深知發鑰之祕若彼入反扃其扉吾何從入既不能入則獲賊不得墮前功矣然尙健進可數武外已見黃光一縷外射門固未闔也都薩念仇切因忘扃其扉余三人旣得燈光逐一循梯而上至於甬道剛余出洞時聞軒中有異聲似甚懼而脁痛者同時尤有一女奴狂奔而出大呼曰是人欲死吾主人衆趣前救沙伐利曰其人安在女奴曰在書軒中門上有緣幕者是也余又聞有聲似咽喉已閟矣又似折骨之聲卽續其後余知此聲爲都薩轉人頭項令折者也乃直奔入門三人見狀皆怯退余舅方坐於書案之上以背向門大抵第一次之呼余舅見都薩入也第二聲則都薩以手扼其吭舅坐仍未起似恐極不能自動而其最可怕者則舅背向我其二目突出亦向我則頭已轉矣余初至膽懾見後連夜尙復作怪夢也其旁都

薩。又。手。而。立。作。得。意。色。及。見。余。入。則。曰。諸。友。至。晚。矣。吾。債。已。索。沙。伐。利。曰。汝。不。降。耶。都。薩。以。手。拊。胸。曰。汝。試。槍。我。我。安。畏。汝。且。我。甯。降。人。之。人。耶。汝。弗。信。者。請。觀。吾。技。於。是。力。舉。至。重。之。大。理。石。榻。進。而。踏。我。三。人。手。槍。同。時。並。發。都。薩。創。口。血。出。如。矢。而。石。榻。竟。從。高。而。撲。幸。中。槍。眼。昏。石。榻。下。中。案。角。二。物。皆。碎。都。薩。一。擊。不。中。則。力。撲。沙。伐。利。於。地。將。以。手。近。其。吭。余。二。人。極。力。引。之。三。人。爲。力。非。小。而。此。創。人。尙。足。與。余。撐。提。弗。怯。有。時。幾。欲。脫。去。乃。血。出。不。止。力。亦。漸。微。忽。爾。挺。立。余。三。人。則。力。抱。其。軀。都。薩。大。呼。屋。材。爲。震。礮。然。一。聲。仰。臥。於。地。余。三。人。立。而。自。蘇。然。尙。備。其。起。顧。已。死。矣。沙。伐。利。面。無。人。色。倚。案。而。呻。曰。吾。似。爲。人。熊。所。窘。其。人。死。法。國。鮮。一。可。怖。之。人。矣。然。其。勇。乃。不。可。及。少。尉。曰。此。人。果。爲。兵。者。又。烏。能。敵。惟。力。與。皇。帝。爲。仇。則。可。云。不。知。自。量。矣。余。亦。倦。息。於。榻。非。憊。也。以。第。一。次。觀。流。血。事。不。能。無。恐。沙。伐。利。攜。得。白。蘭。地。出。而。共。飲。下。其。簾。模。掩。舅。戶。獫。狀。言。曰。勿。久。淹。此。當。以。捷。音。報。皇。帝。惟。褒。納。克。之。手。札。及。日。記。須。爲。藏。之。勿。聽。亂。中。遺。失。語。後。檢。案。上。紙。惟。戶。前。有。書。尙。未。竟。似。已。爲。都。薩。所。扼。者。

沙伐利視之。言曰。此何物者。褒納克乃非善人。其計至毒。書曰。吾親愛之加都而鑿。前三年向爾買無顏色之毒藥。可更寄一瓶與我。汝勿誤檢。吾所欲得者。杏衰。此藥死人。驗之無傷。此藥吾於一二禮拜中。卽欲一試。幸爾勿遲遲也。書蓋與安敏司藥肆中人。沙伐利曰。此老欲毒誰者。此老百行皆備外。尙有酙人之能。余心至明。知此藥爲余。而設。願爲甥舅之親。胡必以隱慝告人。

第十六章

沙伐利將軍直赴皇帝帳殿。言狀。余及少尉歸寓。以酒自鎮。余以爲西比爾必在余寓見俟。然及堡中。皆不之見。莫審奚適。明日余甫醒。皇帝已以中使見召。余曰。皇帝安在。中使曰。在百里克皇后行宮。余聞命。於十分鐘中。騎馬上道。半句鐘已至宮門。中使引余登樓。帝后咸在。后衣粉霞之衣。斜倚御榻。帝常服。閒行於樓心。余入時。卽聞花露之馨。知皇帝新浴方罷。帝今日天顏有喜。而后亦欣悅。余入時。帝后咸以笑。醫迎。余覩皇帝。今日喜悅較之昨日。幾同兩人。帝曰。汝昨夕之事。甚能沙伐利已。

奏朕稱汝能也。朕原不經心。及此惟皇后聞都薩死。眠貼席矣。后曰。此人及加度代而聞之。令人欲僵。帝拊皇后之髮曰。卿何憂。朕君臨天下。自有福也。刺客何爲。且天降大任。功業未竟。胡至横死。亞刺伯人至信命宮。其言亦未謬。后曰。拿破倫凡事既皆有命。帝胡日逐逐爲帝。曰。朕之殷憂而據略亦正命宮所定。余在模中。運籌場下。人烏能了了。迨朕出場。衆見之矣。今年年。忽面余曰。勿言閒事。汝表妹決策誅賊人。烏能可喜似此等人。下偶羅星。殊堪惋惜。汝以爲何如者。余曰。如陛下言。帝曰。凡爲女子。易爲人愚。以爲貌美心良。卽東方人之視人亦如是。朕前征埃及時。人人咸以克來伯爲大帥。指朕爲偏裨。以克來伯雄糾偉碩。過於我也。此與魏武牴頭執刀事同。汝表妹卽蹈此弊。今試以羅星示爾表妹。不審爾表妹能事其人否。余啟曰。是又烏能者。臣妹挺拔無倫。最惡者卽羅星一類人物。必所弗愜。帝曰。汝稱若妹佳得母。有自媒之心乎。余曰。臣已預啟陛下。有聘妻矣。帝曰。彼在海國。不復在此。且事隔情睽。何復可信。此時康斯丹得曰。適上諭所取之人至矣。帝曰。爾我同至隔室。謂后曰。卿亦同。

前此事宜爾爲之余所入之室則狀爲長方形有兩窗加以帷幔室中沈沈然門外有一人垂首而立面無人色其人卽適所論議者羅星也帝負手張二足而立引目視羅星久言曰少年汝然火乃爇其指後此尙近爐乎羅星曰陛下能赦舊眚至死不復忘德帝以指納鼻煙言曰汝驚魂無主朕亦不患爾之反側然亦當知爾之主人承應正爾非易羅星曰但乞陛下見赦凡有所命匪不盡力帝曰旣如此者尙有一言朕平日成例一切婚姻均朕爲主汝允朕耶余見羅星以手自搓久久未應忽言曰陛下能否容臣一言帝曰汝安能問羅星曰臣有一句帝曰余一人但有命令未嘗許人陳情朕意中有百爾日落女郎汝當娶之弗承者爾更下獄羅星愁鬱不能自解帝曰康斯丹得以羽林衛士更置此人詔獄羅星蹶躇言曰乞陛下勿更下臣獄帝頓足斥康斯丹得曰汝胡爲不呼衛士羅星曰臣謹遵旨無復更忤余此時聞幕中有人斥曰忍哉小人語已幕開西比爾出矣怒不可遏亦忘帝后之在真側指羅星曰有人語我汝爲梟人我乃弗信復有人言明試以示我我乃坦然面許其人

今爾果然矣。幸我今日目擊其事。不爾悔將安及汝亦知以汝之故。尙以計死一豪。俠是人較爾高百尋也。想彼都薩有靈。尙應笑我無識而偶汝。帝曰止矣。康斯丹得汝引褒納克姑娘至複室。嗟夫羅星汝安能偶我。搢紳之閨秀朕特以汝醒褒納克女郎大夢耳。衆來逐此人出羅星既出。帝曰麥歇特拉瓦耳。茲事有風趣否。此真可代晨餐。汝爲都薩事至有功在理。當報余患皇帝指婚則大震。鞠躬言曰臣無敢望報。帝曰爾固謙德然朕安能忘爾殊勳。朕固有以酬汝矣。今一年賜爾十萬佛郎爲用。當不乏尙當以后側侍兒與爾爲耦。余大驚曰謝陛下茲事臣乃不能奉詔。帝曰是人爾必當意家世既佳貌亦曠世。今勿多言朕決以禮拜四日成禮。余曰臣萬不能奉詔。帝曰是焉不能汝新至耳。更數日者當知朝中人無敢與朕言不能者。余曰臣已有聘妻萬不能負心而更娶。帝曰汝更如是者朕決不汝留。余自思功名一場直如夢寐。因曰陛下所命爲生平至苦之事。蓋臣之情愛非富貴可移。卽行乞道旁亦必偶克勤尼。否則願終餬也。此時皇后復至幔前。帝曰汝固不欲朕當令爾先覘。

其人帝以指叩案皇后掀幕中有一女盈盈而出余見之幾暈不能更顧帝后大呼前抱其人女亦抱余以目視余此卽吾尤勁尼四目相嚮矣余親其嬪親其髮親其手果尤勁尼不謬聞皇后言曰拿破侖我輩行矣觀此小偶令人憶帝定情之時

余書所宣言事已畢矣迨及禮拜四如旨成婚孰知帝已預遣人取尤勁尼一以慰余心一亦取尤勁尼一姓歸朝余表妹西比爾更數年始嫁少尉日拉德邇時已升少將勇名重於一時妹嫁後格魯斯堡乃仍歸余手及皇帝西征與英國戰則以橫風莫渡又防海行國中爲人所襲征英之事乃爲罷論遂以征英之兵敗奧而復敗俄此皆史中之所載無涉於吾書自余歸朝及帝遙荒蓋無時不在其側帝運旣盡余亦頹廢顧事主有年乃不能別其人之善惡但能尊爲偉人而已而所行事乃無事不偉今亦無他望但望皇帝安息於地宮至於手造法國改革全歐之人已成黃土其人雖往而事業尙存歐洲中尙用其遺律紀其大功即代彼爲書褒貶非一而余則無毀無譽但以目擊者一一記之於篇

終

商務印書館出版袖珍小說說

最有趣的小之說



說

小說月報出版以來。

蒙大雅不棄風行一時。其中短篇小說，標新領異。尤承社會歡迎。茲特將一二三年月報中短篇一百餘種彙刻成集，名爲說林以便愛讀諸君之流覽。茶餘飯後，極良好之消遣品也。

陸續出版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卷之二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初版

鬚刺客傳一冊

(每册定價大洋肆角

原著者
英國科南達

澤武書
閩縣林

讀道者
仁和魏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路河南南路北草

田原子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北京
保定
奉天
龍江

分 售 範

卷之三

燕湖
杭州
福州
廈門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卷之三

四六三七

1

